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幕府部 六

謀畫第二

南齊紀僧真爲太祖領軍功曹太祖將廢立謀於袁  
粲褚淵僧真啓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  
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然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  
熟慮太祖納之太祖欲渡廣陵起兵僧真又啓曰主



州府元勳謀畫二  
卷之七百三十一  
上累世皇基猶固磐石今百口北渡何必得俱縱得  
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日明公爲逆何以避此  
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太祖  
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貳  
梁夏侯詳仕宋爲豫州刺史殷琰主簿泰始初琰叛  
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  
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  
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俗且今魏氏之卒  
近在淮次三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致款  
必厚相慰納豈免罪而已若謂不殺請克一介琰許

之出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迷實  
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喻城歸德敢布  
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  
皆相率而至矣劭曰審爾當如君言請反命劭遣人  
到城下呼城中人語以劭辭卽日琰及衆俱出一州  
以全劭爲刺史又補主簿

陳毛喜爲宣帝叅軍時廢帝冲昧僕射到仲舉與右  
衛將軍韓子高通謀其事未發喜請帝曰且簡選人  
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噐甲帝驚曰子高謀反  
卽欲收執何爲更如是耶喜答曰山陵始畢邊寇尚



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効順然甚輕狎不時授首脫其稽誅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一壯士之力耳帝深然之卒行其計

後魏李先爲衛王府左長史從平鄴到義臺破慕容麟軍圍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尅平道武還代以先爲尚書左中兵郎

酈範爲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左司馬師次無鹽宋戊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

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刑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尅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上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



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達升城宋太原守房崇吉棄母妻東走宋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栢之累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強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無事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旣進無所取退

遇強敵羝羊觸藩羸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尅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筭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能尅珍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如範短見猶謂不真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旣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



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  
遂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

李璨爲中書郎太安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  
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  
伯恭等率衆迎之獻文復以璨叅二府軍事達九里  
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出接安都還城使遂  
不至時宋將張永沈攸之等率先屯下礪元令璨與  
中書郎高閤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卽與俱載赴軍元  
等入城收管鑰其夜永攻南門不尅退還時永輜重  
在武原璨勸元乘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斫首數

千級時大雪寒冰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地加  
璨寧朔將軍

鄭羲爲中書博士太安初宋司州刺史嘗徐奇據汝  
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并招慰  
淮汝遣羲叅右軍事到上蔡徐奇率文武三百人來  
迎旣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卽入城羲謂石曰機  
事尚速今徐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  
管鑰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  
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徐奇親兵數百人在  
徐奇宅內石旣尅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



虞羲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嘗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齋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尅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起果設備無

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尅之竟如羲策

楊侃爲長孫稚楊州錄事叅軍梁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內應邃已募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薺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白捺佐察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小黠令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



可造移報侃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

酈惲字幼和爲長孫稚行臺郎惲頗兼武略嘗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稚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

甄楷中山無極人爲尚書儀曹郎丁憂在鄉時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臨發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

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嘗雲三州避難之力皆依傍市鄆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旣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龐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

陽固孝明初征陝石以固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北齊魏蘭根初仕魏爲尚書令李崇討茹茹都督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



稀或激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瓜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竝施此計若行國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

薛琬初仕魏爲上黨王天穆討邢果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果衆強盛宜先經略唯琬以爲邢果聚衆無名雖強猶賊

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果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果果降軍還顥入雒天穆謂琬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時高祖大舉西伐將渡蒲津琬諫曰西賊遇年饑饉無可食啗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炬黑纓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



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後為大行臺右丞及高祖疾篤謂文襄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

徐周徐招初仕後魏為廣陽王深府長流參軍深討鮮于修禮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修禮自為魁

帥

盧柔初仕後魏為賀拔勝荊州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雒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臣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欵梁國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唯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南奔梁唐瑾初仕後魏吏部尚書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



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

李崇字長卿初仕東魏爲高仲密北豫州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被齊文襄委遇仲密恐其構已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旣至州遂與崇謀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崇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爲君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恠壽興遂俱起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崇詣關歸款宇文深爲太祖丞相府直閣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雒陽太祖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謀者而獨問策於深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鹵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伏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泰可擒也旣虜竇泰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之陳平也



隋李詢初仕後周爲司衛大將軍高祖爲丞相尉遲  
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  
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  
遂令高頴監軍與頴同心協力唯詢而已

李德林爲高祖丞相府屬時鄭公韋孝寬爲東道元  
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渡長史李詢上密  
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欣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金軍  
中恠恠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  
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  
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

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  
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湏禁錮然則  
鄭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  
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  
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  
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  
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頴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  
竟成大功凡厥謀多此類也

李徹爲左武衛將軍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高祖令  
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



總管李克請襲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徹獎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而遁因此稱藩

唐裴寂為高祖大將軍府長史從至河東屈突通拒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為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後入關京師無援可不攻而定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度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

群盜所在此徒未有定主易可招懷賊附兵強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為虞若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劉文靜為高祖大將軍府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竝從之

房玄齡為太宗秦王府記室叅軍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故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



事外寧區夏內安宗社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爲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定所說深會宿心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戮力隱太子將有變太宗令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閣計事遂平內難

杜如晦爲太宗秦王府屬從征薛仁果劉武周王世克竇建德嘗參謀帷幄及隱太子之變如晦嘗入畫策及事捷與房玄齡功等

薛收爲太宗秦王府主簿判陝東道行臺北部郎中太宗之討王世克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爲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克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雜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卽世克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



銳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敵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尅建德即破世克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

段秀實天寶十二年爲安西節度封嘗清判官開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嘗清逐之秀實進曰賊兵行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大曆中秀實爲涇原節度馬璘行軍司馬時吐蕃來寇戰于鹽倉官軍不利璘爲寇戎所隔逮暮未還敗將潰兵爭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諶與諸將四五輩狼狽而至

秀實召讓之曰兵法大將麾下當斬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諶等恐懼下拜數十秀實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使驍將統之東依古原列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收合敗亡蕃衆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獲歸

李芑永泰初爲江西觀察使李勉判官時宣饒二州人方清陳莊聚衆據山洞西絕江路劫商旅以爲亂芑乃請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勉然其計以聞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以芑攝行州事



齊抗大曆中爲壽州刺史張鎰判官鎰爲江西觀察隴西節度前後籌量幕中事多出抗

嚴郢爲河東副元帥郭子儀判官子儀遷鎮邠州郢領留府時軍士久處河中各有生業不樂遷徙多匿名姓自邠逃還郢悉捕得其渠帥戮之人心方定李自良德宗初爲試殿中監隸浙東節度使薛兼訓移鎮太原自良從至鎮兼訓卒鮑防代爲節度使會回鶻入寇防令大將焦伯瑜杜榮國將兵擊之自良言於防曰回鶻遠來不可與爭鋒不如於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師老必退還然

後出兵逐之二壘扼其歸路策之上者也防不從趣伯瑜等與戰于百井軍大敗自良繇是稍知名

齊映建中末爲鳳翔行軍司馬時德宗居奉天鳳翔逼於賊泚節度使張鎰懦緩不曉事部將有李楚琳者剽悍兇暴軍中皆畏之乘間將謀亂先數日映與同列齊抗皆覺之乃密言於鎰令殺之鎰不從映言乃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云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懼是夜作亂乃殺鎰以應泚軍中多爲映指導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

崔弘禮元和中爲東都留守呂元膺從事時淮西吳



少陽初死吳元齊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爲之影  
援東平李師道謀驚東雒以脅朝廷弘禮爲元膺籌  
畫部分兵衆以固東都平亦無累

梁謝朧唐末居太祖門下太祖據同州遂署右職廣  
明初太祖與河中交戰再不利連上章請兵於黃巢  
僞右軍中尉孟楷抑而不進朧揣太祖有擇福意乃  
進說曰黃家以數十萬之師值唐朝久安人不習戰  
因利乘便遂下兩京然始竊僞號任用已失其所今  
將軍勇冠三軍力戰於外而孟楷專務壅蔽奉章不  
達下爲庸才所制上無獨斷之明破亡之兆必矣况

土德未厭外兵四集漕運波注日以收復爲名惟所  
天察之太祖曰我意素決爾又如是復何疑哉翌日  
遂定策戮僞監軍使悉衆歸順于河中王重榮表朧  
爲簡較屯田員外郎賜緋令奉表于蜀僖宗大悅召  
入顧問錫賚甚厚以功授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賜  
紫

李振爲太祖從事唐光化中往長安議事時昭宗爲  
中尉劉季述廢爲太上皇振東歸太祖方在邢雒遽  
還于梁大計未決季述遣養子希度以社稷委輸於  
梁欲中帝意又遣供奉官李奉本副介支彥勳稱上



皇誥喻以傳皆季述黨也振入言曰夫豎刀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令闔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時監軍使劉重楚季述兄也固黨其族舊相張濬在河南緱氏亦來謂帝曰同中官則事易濟且得所欲唯振堅執不改獨曰行正道則大勲可立帝英悟忽厲色曰張公勸我同勅使是欲傾附自求宰相耶乃定策繫偽使李奉本支彥勳與希度等即日召程巖折足械至鎮杖殺之請振將命于京師遂與宰臣謀反正

裴迪爲太祖節度判官唐天復中太祖駐軍于岐下忽有青州健步苗公立者齎其帥王師範書問至府迪召之詢以東事微覺色動因去左右密徵其說公立乃具述師範稱兵之狀時太祖猶子友寧爲馬步軍指揮使迪不俟命遽請友寧統在府諸軍至交鄆巡警以示軍威及昭宗還長安太祖歸梁邸凡府僚並被命遷秩兼錫功臣之號迪獨轉官爲簡較司徒號寧鑿叶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名唯司徒獨有之他人莫及也其見重如此李班爲成汭荊州掌書記天復中淮寇大舉圍夏口逼巴陵太祖患之飛命成汭率水軍十萬援于鄂李



班入言曰今舳艫容介士千人載稻倍之緩急不可動吳人剽輕若爲所絆則武陵武安皆我之讎也將有後慮不如遣饒將屯巴陵大軍對岸一月不與戰則吳寇糧絕而鄂圍解矣汭性剛決不聽淮人果乘風縱火舟盡焚兵盡溺汭亦自沉于江郎人潭人遂入荆渚一如所料

後唐李愚同光中自翰林學士爲魏王繼岌征蜀都統判官仍帶本職從軍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招計使郭崇韜問計於愚愚曰如聞蜀人厭其主荒恣倉卒必不爲用宜乘其人情二三風馳電掣彼必破

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守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因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鷄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殉繇是軍中無敢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筆蜀平就拜中書舍人

册府元龜

幕府部

幕府部

卷之七百二十一

十八



韻文韻字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七

禪贊

二漢而下公卿牧伯皆有官屬參于幕府盖其辟署之為盛焉故世之英髦多齒乎賓佐其於周旋禪贊著之話言者亦不乏其人矣觀其被知己之遇敦報德之義或推達名士置于賓館或裁製條式施於軍

丹府元龜 幕府部



務辨刑章之枉則釋其非辜陳政事之失則救其不逮乃至轉禍為福知所去就徇公滅私不畏彊禦竭慮而納忠盡規而補過用能彌縫其失激揚其美臨機事而無爽全大節而克終仲尼之所謂益友者斯近之矣

漢杜欽字子夏成帝時為議郎以病免徵詣大將軍

王鳳幕府國家政謀鳳嘗與欽慮之慮計也數稱達名

士王駿常安世王延等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即成

帝時塞河堤者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嘗之罪過及繼功臣絕

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後漢陳寵沛國人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

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嘗非之獨

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

韓稜潁川人為郡功曹時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

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

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

稜掩蔽典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明帝知其忠後特

詔原之

劉翊為潁川功曹時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

山澤以自營植太守种拂召翊問日程氏貴盛在帝



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奈何翊曰  
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  
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  
言遂不與之

魏國淵爲太祖司空屬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  
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旣破後有餘黨皆  
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  
生者千餘人

董昭爲司空軍祭酒時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  
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  
昭曰自古以來人臣佐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  
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  
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  
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  
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  
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  
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  
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  
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何夔爲太祖丞相東曹掾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



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  
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  
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  
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  
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  
臣時受教與曹竝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  
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  
幸甚太祖稱善

劉壹爲豫章太守華歆功曹時孫策在椒丘遣虞翻  
說歆翻旣去歆請壹入議壹勸歆在城遣檄迎軍歆

曰吾雖劉刺史新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

劉孫爲揚州刺史豫

章楊之屬郡也

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旣漢

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  
於是夜遂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齋迎策便進軍與歆  
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

王基字伯輿爲青州刺史王陵別駕凌流稱青土蓋  
繇基協和之輔也

蜀來忠敏之子也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克等  
竝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吳駱統字公緒大帝領會稽太守召爲功曹行騎都



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  
嘗勸帝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  
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  
息戴義懷欲報之心帝納用焉

晉丁曠爲齊王攸主簿攸都督青州將就國不悅曠  
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  
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  
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佐時之用卿言何多

何攀蜀郡郫人也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  
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

等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  
善於將命武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  
而王渾恚於後機將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繇是事  
解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

何惲爲周浚揚州別駕浚隨王渾伐吳惲勸浚速渡  
江詣建業浚言於王渾渾不從及孫皓降王濬渾深  
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  
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  
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  
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



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賤卽諫止王渾  
渾不能納遂相表奏

孫洵爲新野郡公歆叅軍時趙王倫篡位以歆爲南  
中郎將及齊王冏舉義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  
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公宜從趙洵大言於衆  
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  
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  
新野公也冏入雒歆躬冒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勸進  
封新野郡王

嵇含爲長沙王又驃騎記室都尚書郎又與成都王

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且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  
於父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  
令陳嶠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姦逆四逼王路擁塞  
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况今都  
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  
乏含謂今有千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綬委付  
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父從之乃增郎及令  
史

郭舒爲荊州刺史王澄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  
在意舒嘗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脩德養威保



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

虞預會稽人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歛寬徭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輒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嘗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倣效流而不反雖有嘗防莫肯遵脩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况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

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例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省嚴爲之防琛善之卽皆施行

孔嚴爲殷浩楊州別駕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閩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浮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



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坐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可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嘗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溔納之習鑿齒爲桓溫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

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

宋劉穆之高祖初定京城辟爲主簿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旣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旣足有所包且其勢亦偉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間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高祖每得



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繇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嘗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畢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日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思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

謝晦爲高祖太尉主簿從征關雒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卽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雒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臣竝作

張邵爲高祖太尉參軍高祖鎮揚州邵補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卽夜誠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脩舟船倉庫及曉取辨旦日高祖求諸簿署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荅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高祖曰張邵可謂同我慮憂矣殷景仁爲高祖太尉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爲黜陟

蒯思爲世子征虜將軍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思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思益自謙損與人語嘗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綱紀衆咸親附之張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元凶弒逆義宣發哀



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着黃帛袴褶  
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顧爲盡命  
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

顏竣爲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  
沈懷文爲西陽王子尚揚州別駕從事及子尚移鎮  
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  
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後爲竟  
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  
居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

南齊蔡約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時諸王行事多相裁  
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

梁庾黔婁鄧元起之鄉人也元起爲益州刺史黔婁  
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  
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爲  
善政

陳虞寄初爲梁岳陽王啓中記室啓爲會稽太守寄  
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略去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  
終日寂然

後魏高允爲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大武之寵弟西  
鎮長安允甚有裨益秦人稱之



游肇爲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王薨復爲高陽王雍  
鎮北府長史爲政清簡加以禪贊歷佐二王甚有聲  
迹

韓務爲征蠻都督李崇司馬崇翦蕩羣蠻除近畿之  
患務有力焉

傅永字脩期爲王肅豫州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  
難信言於孝文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  
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  
以肅爲孝文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

酈範爲慕容白曜征南大將左司馬範前後屢陳策  
畫大破宋師乃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  
高顥爲冀州別駕時軍旅之後因之饑饉顥爲綱紀  
務在寬靜甚收時譽

路恃慶爲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  
進苦言

王則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廣平王內史老生征討  
每有戰功

盧道約爲開府高岳長史岳除青冀二州道約仍爲  
長史兩藩有毗佐之稱

北齊徐遠爲高祖丞相騎兵參軍事嘗征伐克濟軍



務深爲高祖所知

後周蘇綽爲太祖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稱咸其能

寇儁爲太祖行臺記室時候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僞作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勅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說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勅書及見此勅不以爲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

唐溫彥博初仕隋爲幽州總管羅藝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

褚亮爲秦王文學太宗平王世克竇建德等亮嘗侍從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

元萬頃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管記時別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萬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危切何用詩爲必斬之萬頃爲解釋之乃止

第五琦天寶末爲涇江丞時太守賀蘭進明甚重之會安祿山反進明遷北海郡太守奏琦爲錄事參軍



祿山已陷河間信都等五郡進明未有戰功玄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不即進復斬進明之首進明惶懼不知所出琦乃勸令厚以財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戰遂收所陷之郡

齊映大曆中爲滑毫節度令狐彰掌書記彰疾甚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然之

劉昌爲宋州牙門將李靈曜據汴州反刺史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密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因問昌昌泣贊其事乃使神表齎表詣闕下遂翦靈曜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殺之昌潛遁及劉玄佐爲刺史乃復其職

柳渾爲江西觀察使魏少遊判官時與崔祐甫同在使府竝推公正州有開元寺僧徒夜飲因醉失火延燒講堂翌日歸罪於守門瘖奴虞侯亦受財而同其狀械奴送府少遊將斷獄人知瘖奴之寃莫敢言者渾與祐甫遽入具言醉僧之罪內外蒙蔽致有寃濫少遊大驚趣令訊鞫醉僧首狀瘖奴見原少遊謝曰微二君子之言幾成老夫闇劣矣

馬燧爲襄陽節度嗣曹王臯賓介以正直彊幹稱漢



陽王張柬之有園林在州西公府多假之宴集臯嘗謂彞曰漢陽子孫貧弱欲買之如何彞歛容曰張漢陽有中興大功其遺業故第當百代保之王縱欲之奈何令其子孫自銜鬻焉臯默然有慙色謂彞曰臯失詞爲足下羞微足下臯安得聞此言

李憲晟之子也起家太原叅軍于頔鎮襄陽憲自醴泉尉爲從事時吳少誠據淮西與襄陽壓境少誠叛頔屢有功淮西獨憚頔之令以憲之軍謀致使然也韋詞爲韋夏卿東都留守從事頗有禪助其後累佐使府以公才聞

後唐李冲爲平盧軍節度使房知温行軍司馬初明宗鎮北面知温爲副部署廢帝爲別將長興末知温在青州位望驕倨及聞京師變起廢帝起鳳翔陰有窺伺之志嘗於密室召冲謀之曰吾嘗爲明宗軍副自有天下吾受恩隆異今岐陽不順內侮王室豈可坐觀其危乎哉吾養士數千鎧仗萬計有錢數室今圖建義何慮不成冲曰以公之英武誠如所料然主上冲年未更大事以岐帥之聲望勇略世亦罕儔又藉以屬親以彊侮弱何事不濟禍福糾纏不可誤計也僕願爲公奉表而西徐觀其釁然後圖之及冲到



京廢帝已改元踐阼羣藩職貢冲還優詔獎諭冲謂知温曰京邑熙熙然速宜入覲以保遠圖及知温至帝以宿舊待之異禮

晉顏衍正直之士也爲青州房知温幕客知温厚歛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魯不以政事爲務衍委曲陳其利病知温不能用及高祖建義入雒尙不即進獻耀兵於牙帳之下衍正色謂曰僞主當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入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爲恃浮爲明公之所憂也知温遂

馳表稱賀青人乃安及知温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列爲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彥儒爲沂州刺史其家保全皆衍之力也

熊皦閩人多知數邠州節度使劉景巖辟爲判官景巖比以盜據延州朝廷嘗姑息之皦前入朝言已說景巖肯移近地遂降命改鎮執政以爲皦有緩頰之力乃賜以金紫

漢王敏有文學舉進士第依杜重威歷數鎮從事重威在任以贖貨爲務每箕歛民賦敏力止之十亦行其一二人甚嘉之及重威鎮鄴不以朝命爲事多失



人情敏嘗勸之泣下重威始則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翻然來降時以敏深達逆順有紓難之力亦近代之良士也高祖命以憲秩獎其節義時重威幕容有劉當王祐鞠明德皆謫焉

周邊蔚為毛璋邠寧觀察判官時璋為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知其事急因乘間極言又喻以逆順之理璋即時遣妻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錫以三品章綬改許州戍判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八

規諷

兩漢而下自將相府寺以至州郡率有掾屬從事多自辟召以為佐助其所禮命良在正人是以有知己之義焉有賓主之道焉若乃政或未臧事有過舉或失仁而趨利或憑勢以縱欲則必激切忠告奏記盡



規諭以正道革其非心故從之者不失其令名拒之者或陷於不義布在方冊可以明徵孔子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蓋有是夫

漢崔朝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

敗昭帝擢朝為侍御史

燕刺王曰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

杜欽辟大將軍王鳳幕府時琅邪太守馮野王病滿

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中丞劾

奏野王

風讀日諷

賜告養病而私自便

便安也

持虎符出界

歸家奉詔不敬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

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

謁者自白得告

也律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

不分別予賜

予予告也賜賜

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

省刑之意

省減也

夫三最予告令也

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

病

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至

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

令

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

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

疑當賞不當賞則予

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

之疑厚薄則從厚

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疑當罰不當罰則赦

之疑輕重則從輕

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



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  
慎鳳不聽竟坐免野王

後漢范升王莽時爲大司空王邑議曹史王莽頻發  
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  
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咸稱  
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  
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  
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  
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  
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

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  
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  
發遠役藜藿不克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  
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  
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  
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  
其言而竟不用

後漢虞延陳留人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  
奢靡車服噐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  
不完季文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



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

彭脩會稽人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龜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欲索之掾吏莫敢諫脩排闥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龜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龜遂原意併赦獄吏罪崔駰爲大將軍竇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何敞辟太尉宋繇府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爲虛敞奏記繇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爲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已



以醜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規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公儀退食之比哉繇不能用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張敞南陽人爲郡功曹大守王暢下車奮厲威猛豪  
右大震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  
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  
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縱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  
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心賢政流聞後  
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  
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  
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  
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  
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  
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  
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  
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  
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  
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周舉辟司徒李邵府後長樂少府朱伉代邵爲司徒  
舉猶爲吏時宦者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順帝怒  
悉徙封遠縣於是乃勅雒陽令促期發遣舉說伉曰  
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雖韓彭吳賈之功  
何以加諸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



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俟日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日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俟乃表諫順帝從之李固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

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蒲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

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澗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絕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妾保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决

雲起貌

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



變思刑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祗畏加近者  
月食旣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  
月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  
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  
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躔  
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  
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  
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

朱穆字公叔大將軍梁冀使典兵事桓帝即位順烈  
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  
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  
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  
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冱五  
位四侯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  
陰若脩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  
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  
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  
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  
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  
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叅勸講授師賢法古



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  
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  
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  
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  
种暲藥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  
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暲  
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冀驕  
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  
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  
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

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  
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項  
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  
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  
剝強令克足公賦旣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  
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  
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將軍結  
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  
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諱  
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



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兔之徒乘做而  
起荆楊之間幾成大患

賈帝時九江賊馬兔稱黃帝  
歷陽賊華孟稱黑帝並九州

都尉滕撫

討斬之 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

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  
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  
首共與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  
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  
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  
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  
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

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  
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  
賓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  
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

蓋勳為漢陽長史時梁州刺史宋臬

一作宋臬

患多寇謂

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  
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  
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知學者今不  
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嘗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  
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臬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



詰責坐以虛慢懲

陳琳爲大將軍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遵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合聚疆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

梁衍爲皇甫嵩左將軍長史嵩與董卓有怨卓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較尉因欲殺之嵩將行衍說曰漢室微弱闔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群帥表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鮑信爲兖州刺史劉岱從事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欲擊之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



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閻圃巴西人張魯領漢寧太守圃爲功曹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佐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

閻象爲袁術大將軍主簿興平中獻帝播越敗于曹

陽術大會群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

四世公輔袁安及一子敞京京子百姓所歸欲應天

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

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

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

默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

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

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

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

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于時而動衆之所



棄誰能興之術不說

沮授爲袁紹冀州別駕紹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氏偏寵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得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授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上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口禍其如此乎

崔琰爲袁紹從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壙琰諫曰昔孫卿有言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

王修爲袁譚治中從事譚欲攻弟尚修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修計安出修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



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  
魏傅幹爲太祖丞相叅軍太祖征吳幹諫曰治天下  
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  
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  
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  
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  
懷愚以爲可直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  
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  
然後漸興學較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  
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  
十萬之衆屯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  
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  
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  
制勝太祖不從軍遂無功

杜襲爲太祖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  
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  
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  
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  
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  
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閤乎太祖曰



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  
 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  
 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  
 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  
 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  
 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  
 服又文帝為太子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  
 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  
 思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

邢顒為太祖丞相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  
 有寵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  
 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職其意後遂  
 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

蜀王商為益州牧劉璋治中從事時王塗隔絕州之  
 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  
 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

黃權為劉璋主簿璋用別駕從事張松計遣法正將  
 兵迎先主權諫曰劉備有梟名梟即今以部曲遇之  
 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王此非自

安之道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



李邈爲丞相諸葛亮叅軍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

楊顒爲諸葛亮主簿亮嘗自較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較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王連爲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

晉荀勗叅文帝大將軍事時魏高貴鄉公欲爲變大將軍掾孫佑守閭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



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戍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

李熹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閣熹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

江統蔡克棗嵩等爲成都王穎官屬陸雲爲孟玖所譖穎將害之統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

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也且聞重教以機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帝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太平之期不且則夕矣機兄弟竝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太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



王粹牽秀簡較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錯實爲太重得之則足令天下情服失之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廻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潁州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

孫惠爲齊王冏賊曹屬齊王輔政驕恣日甚終無悛志惠諫王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置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強之敵任神武之畧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



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囚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結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

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之宜倣桓文之勲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



運其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  
濶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  
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  
復甕遠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  
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死賢於生也罔不納  
熊遠字孝文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  
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旣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  
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吊問答之宜當  
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  
哀卽宜命將至雒脩復園除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

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  
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  
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  
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  
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群賊豺狼弱  
於徃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  
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  
前駟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  
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  
從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四海遏密



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詔皇綱於旣往叛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令榮耳目之觀崇戲美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

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元帝納之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鑿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州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旣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



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卽賊不足慮也  
會叟已平轉從事中郎

羊亮爲大傅楊駿叅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  
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毋失  
布以爲盜繇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  
慙而止

羊琇叅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  
諫還賜爵關內侯

熊甫爲大將軍王敦府叅軍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  
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  
不敗業敦乃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  
臨與敦別因酒歌曰陰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  
石焚往事旣去可長歎念別惆悵會復難敦知其諷  
已而不納

謝鯤爲王敦長史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尙  
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  
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  
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  
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  
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顛素相親重



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  
敦大怒命斬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  
大事不戮一人璠以獻替忤旨便以桴鼓不亦過乎  
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  
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有未  
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方之心於是乃服伏  
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侔九合  
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  
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  
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  
於時竟不朝而去

王濛爲司徒王導府掾導復引康術弟孝濛致牋於  
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  
清彞倫崇重名器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  
混流虧清穆之風何以允答具瞻儀形海內導不答  
王述爲庾冰征虜長史冰弟安西將軍翼鎮武昌以  
累有妖人猛虎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  
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笑邪將是情邪若謂爲  
笑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造創移徙方當  
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



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  
疆胡陸梁當蓄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  
州當沂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  
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  
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  
相接救方嶽馭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倚爲内外形  
勢使闖關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  
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  
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  
壓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旣然矣歷觀古今鑒其  
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  
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  
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  
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  
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  
郭瑀符氏之末爲雒陽王穆左長史穆惑於讒間西  
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  
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

劉牢之爲王恭司馬恭起兵將以誅王愉爲各牢之  
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



且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厥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前燕封裕爲記室將軍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給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

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職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稱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



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疆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爾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殮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而官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

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簡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



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叅軍王憲大夫劉明竝竭忠獻欵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王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克大員以塞聰雋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遠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

宋孔寯子爲高祖太尉主簿上書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於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異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日煥乎欽明之諧拔茅征吉著於幽贊之爻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爲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善或存於理



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之用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已豈容殉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其於垂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宜申求賢權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毀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徙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疵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仕無心競人必由已處士砥自求之節士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何尚之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叅軍義真與司徒徐聿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

南齊周顒爲蕭惠開府主簿嘗諫惠開性太險峻惠開不悅荅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後魏韓麒麟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趣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勅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

辛琛爲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

張普惠爲任城王澄所知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

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滯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若小功以上非虞附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魯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旣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



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旣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感之至情恐非所以昭令德示子孫者也按射義射者以禮樂爲本息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之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訢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以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耻教戰振古嘗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旣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嘗藝豈可於嘗藝之間要湏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



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湏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

北齊陳元康爲高祖相府功曹參軍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形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

杜弼爲高祖大行臺郎中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湏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

隋王韶爲晉王廣行臺右僕射韶嘗奉使簡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旣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

源師爲蜀王秀益州總管司馬秀被徵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已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



疾奄致薨殂二十年度人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  
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  
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  
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  
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

皇甫誕為漢王諒并州總管司馬煬帝即位徵諒入  
朝諒用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數諫止諒不納誕  
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  
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  
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  
叛逆一挂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  
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

陶模為嵐州司馬漢王諒據并州作亂刺史喬鍾葵  
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  
致位方伯謂宜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  
梓宮未掩龕為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  
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  
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  
誠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九

武功

士之結髮筮仕委質從政叅預幕畫列于丞佐又豈  
只樽俎刀筆之用而已哉乃有內懷義勇兼資英槩  
因寇鈔之竊發或夷蠻之內侮而能率勵驍果挺身  
進擊冒刃轉鬪劫質靡顧臨機制變殲厥醜類以至



追討亡叛乘危轉禍叅從征伐分部四方或逆黨侵逼奸謀中造驅攘摧敗先期翦滅堅壁固守保完城堞集茲茂伐載之策府繇東漢而下咸可述焉

後漢孔奮爲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悉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信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郡氏所信向奮乃率勵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悉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與當退却而擊之愈勵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光

武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

楊竦爲益州刺史張喬從事元初五年越雋夷叛詔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竦將兵至標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二郡密徵求武事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級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級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等因奏長吏奸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董卓爲涼州從事胡嘗出鈔多虜民人刺史成就使卓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

魏龐德字令明南安狽道人也少爲郡吏州從事漢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羗叛氏數有功稍遷至較尉

呂虔爲太祖兗州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較尉杜松部民吳母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吳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

田豫爲鄴陵侯彰相彰征代郡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圓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伐皆豫策也

蜀張嶷巴西郡人州召爲從事會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擒乃詐與和親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珍尋其餘類旬日清泰

吳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爲孫堅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



晉羊琇少舉郡計叅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還賜爵關內侯

劉喬爲王戎建威將軍叅軍事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叅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

紀瞻爲元帝鎮東長史以討周馥功封都鄉侯遷丞相軍諮祭酒以討陳敏功封臨湘侯

陶侃爲劉弘寧朔將軍司馬會張昌妖亂破武昌攻宛及襄陽江楊跨帶五州詔弘鎮宛弘遣侃與叅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陽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

納降萬計昌乃流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

褚裒爲吳王功文學蘇峻之逆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叅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

毛穆之爲安西將軍庾翼司馬翼薨大將于璜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霖司馬朱濤等共平之桓温伐蜀復取爲叅軍從温平蜀

孫盛爲桓温叅軍與温俱伐蜀軍次彭模温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追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



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人關平雒以功封吳昌縣侯  
劉牢之爲謝玄叅軍會苻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  
等拒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

毛璩爲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  
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  
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  
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

宋劉敬宣初仕晉爲後將軍元顯諮議叅軍孫恩爲  
亂東土騷擾敬宣父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嘯賊皆  
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焉又懼首

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太守遷後將軍  
從事中郎後爲高祖中軍諮議叅軍高祖伐鮮卑敬  
宣從至臨朐慕容超出軍拒戰敬宣與交州刺史劉  
藩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沒敬宣并領  
其衆圍廣固屢獻規略

朱齡石爲高祖叅軍盧循之逼京師齡石率勁勇千  
餘人過淮群賊數千皆長刀矛鋌精甲曜日奮力爭  
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  
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會日暮衆亦歸

朱超石爲高祖大尉中兵叅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



伐超石前鋒入河魏主姚興之壻也遣弟黃門郎鵝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拓拔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嘗有數千騎綠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惡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遣軍纔過岸魏軍便退走軍還卽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眊魏軍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高祖先命超石戒嚴白眊旣舉超石馳往赴之并齊大弩百張一車益

二十人設鼓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旣立乃進圖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魏主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至遂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藁箭射之魏軍旣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蕃斬劉榮祖等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



大軍進尅蒲坂以超石為河東太守戍之

蒯恩為高祖大尉長史領眾二千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旰勇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為行叅軍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嘗陷堅破陣不避艱險凡百餘戰身被重瘡

劉懷慎為高祖鎮軍叅軍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

向彌為高祖鎮軍叅軍從征鮮卑大敗於臨朐累日

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潰斬其牙旗賊遂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

孟龍符為高祖建武叅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叅鎮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

劉穆之為高祖主簿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王鎮惡為高祖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高祖討劉毅鎮惡叅軍事襲毅於江陵未至五六里毅將朱顯之覺之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



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廻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鬪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畧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全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爲高祖所賞拔嘗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間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

便先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有是父兄弟中表親者鎮惡令且鬪且共語衆并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嘗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正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廻徂蒯恩軍



軍人鬪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于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戶王仲德爲嵩祖中兵叅軍高祖伐廣固仲德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輒尅及盧循逼京師以仲德屯越城賊自蔡州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親黨范崇民五千人高艦百餘戍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塗縣侯檀祗初仕晉爲孫無終輔國叅軍隨無終東征孫恩

屢有戰功

劉懷肅晉末爲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戰功振武將軍長沙王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爲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州進擊破之潁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玄旣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僞鎮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月壘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擐甲胄陷二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規遣懷肅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



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晝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陣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瞑目奮戈膽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僞輔國將軍符司馬孫僞龍驤將軍金符靚樂志等屯結中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等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郡權鎮夏口

沈叔任晉末爲朱齡石伐蜀司馬齡石遣叔任戍涪蜀人侯產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產德

胡藩爲高祖太尉叅軍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魏軍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竝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與朱超石等擊姚業於蒲坂超石失利退還藩收超石所捨資實徐行而反業不敢追

陸仲元爲長沙王道憐司馬道憐自京口入朝仲元居守時刀達子彌爲亡命刀姓彌名率數十人入京城仲元擊斬之



裴方明爲劉道濟振武中兵叅軍立功蜀土

柳元景爲南雍州刺史竟陵王誕中兵叅軍元嘉末文帝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命諸蕃竝出師莫不奔敗唯元景先克弘農關陝三城多獲首級

劉亮爲巴陵王休若鎮東中兵叅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封順陽侯食邑六百戶

張興世竟陵人白衣隨王玄謨伐蠻每戰輒有擒獲玄謨舊部曲諸將不及其奇之還都白文帝稱其膽

力後隨孝武鎮尋陽以補南中叅軍督護入討元凶劭

柳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中軍行叅軍領長刀

劉康祖爲南平王鐔安蠻府司馬元嘉末後魏太武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軍次新蔡與魏軍戰俱前百餘里濟融水魏衆大至奮擊破之斬其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去懸瓠四十里太武燒營退走轉左軍將軍



焦度爲青州刺史顏師伯輔國叅軍魏遣清水公捨  
賁勅文寇清口度領軍救援刺魏騎將豹皮公墮馬  
獲其具裝鎧稍手殺數十人

劉俊爲劉延孫南徐州從事隨父司空勔征竟陵王  
誕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殷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  
徒騎兵叅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累戰皆勝

沈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叅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  
卽真

沈攸之元嘉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王巴口建  
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叅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

事寧爲大尉行叅軍封平雒縣五等侯又隨沈慶之  
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  
步稍

南齊劉懷珍平原人宋文帝時本州辟主簿時亡命  
司馬順則聚黨東揚州遣懷珍數千人掩討平之

梁李叟爲交州長史天興四年刺史李凱據州反叟  
討平之

蕭昂爲廣州長史時司空王茂子貞秀有罪留廣州  
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叅軍杜景欲襲州城昂討之景  
與貞秀同戮



荀朗爲廬陵王府叅軍侯景之亂朗招率徒旅據巢湖關無所屬臺城陷後簡文帝密詔授朗雲麾將軍豫州刺史令與外藩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徃征之朗據山立寨自守子仙不能尅時京師大饑百姓皆於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賑贍衆至數萬人侯景敗於巴陵朗出自濡須截景破其後軍

後梁尹正爲宣帝雍州中兵叅軍擒張績獲杜岸皆正之力

陳侯安都初爲梁始興內史蕭子範主簿侯景之亂

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援京邑安都引從高祖攻

蔡路養破李遷仕尅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元帝授猛

烈將軍通直散騎嘗侍富川縣子邑三百戶

侯瑱巴西人事益州刺史蕭子範委以將帥之任山

谷夷獠不賓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

叅軍

後魏崔敬邕爲中山王英南討都督府長史以功賜

爵臨淄男

楊侃爲叔椿雍州錄事叅軍帶長安令北地功曹毛

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啓自出討之遂購募賊



士信宿之間得三千餘人御枚夜進至馬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効于是擒送

鹿念爲彭城王邵司馬先是梁武遣將彭城郡王韓率衆七萬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鄆城久而未進邵乃遣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并監勸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首俘馘二千餘級孝明嘉之璽書勞問

王嘗伽爲行豫州事堯雄外兵叅軍雄隨行臺任延敬討賀若微于潁州延敬等失利雄收集散卒保大梁周文帝因延敬之敗遣其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等舉豫州降敵執刺史馮邕并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之長安至樂口嘗伽與都督赫連雋等數十騎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拔雄等家口還大梁

北齊尉興敬爲嘗山公府叅軍晉州民李小興羣聚爲賊興敬隨司空韓軌討平之

封隆之爲汝南王悅中兵叅軍後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遣大都督元暹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



張晏之字熙德高岳征潁川以晏之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

後周呂思禮初仕魏爲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勲賜爵平陸縣伯藥城令

王子直初仕後魏爲大尉參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或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或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爲盜或令子直招撫之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

于謹初仕後魏爲行臺僕射元纂鎧曹從事纂令謹率二千騎追茹茹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

令狐整初仕魏爲東陽王元榮主簿及鄧彥竊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太祖嘉其忠節表爲都督

王悅爲太祖相府刑獄叅軍東魏將侯景攻圍雒陽太祖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雒陽將戰夕悅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

伊婁穆爲衛公直襄州長史郢州城民王道胥反襲



陷州城直遣穆率百餘騎馳往援之穆至城下頻破道胥衆會大將軍高琳率衆軍繼進道胥等乃降唐州山蠻恃險逆命穆率軍討之蠻酋等保據石窟一十四處穆分軍進討旬有四日并破之虜獲六千五百人

隋趙賢通初爲周太祖相府叅軍從事破雒陽及太祖班師賢通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邑三百戶

柳旦初仕後周爲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爲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  
令狐熙爲司徒左長史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

盧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

劉弘開皇初爲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渡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



段文振開皇初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蠻平之加  
上開府

王仁恭為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  
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

張頊隋大業中為齊郡丞賊帥裴長才石子河等衆  
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頊隋未暇集兵親率五騎  
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  
兵至賊稍却頊隋督軍復戰長才敗走

唐高士廉隋末為交趾太守丘和司法書佐欽州俚  
帥甯長真衆率攻和和欲出門迎之廉進說曰長真

兵勢雖多懸軍遠至內離外蹙不能持久且城中勝  
兵足以當之奈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  
為軍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餘衆  
盡降

竇軌字士則扶風人隋末為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  
于家高祖義兵起以為大丞相諮議叅軍時稽胡賊  
五萬餘人掠宜君命軌討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  
賊乘高縱矢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  
小帥以代之軌自率數百騎殿于軍後令之日聞鼓  
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旣鼓士卒爭死皆登山赴敵



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口

唐休璟為營府戶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掠州縣其後奚渴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于獨護山斬獲甚衆超拜豐州司馬

伊慎大曆中為江州別駕以西江牙軍從李希烈討梁崇義慎摧鋒陷敵功居多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曹王臯希烈懼慎為曹王所任遣慎七屬之甲詐為慎書行間焉德宗遣中使即軍以詰之曹王乃

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沂江來寇曹王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貳累拔蔡山柵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黃梅縣殺賊將韓霜露斬首千餘級優詔褒異授試太子詹事

韋萬為福建從事貞元四年福建叛卒逐其觀察使吳誥誥奔建州而叛兵四百餘人潰亡入海延至温台明州寇掠鄉閭頗為人患德宗憂其滋長令中使皇甫政設策備之政乃令萬巡撫二州擇海浦形梗

起城柵修艦教弩選豪士者為統將以招討之萬有方略數月之間殺獲頗衆餘悉降之自是瀕海皆寧



萬及將吏各加官賜帛有差

劉昌裔爲許州節度留後上官浚判官貞元十五年吳少誠攻許州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待募壯士斫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固立戰棚木柵于城上以故不陷兵馬使安國寧與浚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泄昌裔密討斬之卽召其麾下千餘人就食之人賞緜兩疋伏兵于委巷令見持緜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十六年以全陳討功以浚爲節度使昌裔爲陳州刺史任廸簡爲左庶子及張茂昭去易定以廸簡爲行軍

司馬旣至屬虞侯楊伯玉以府城叛俄而衆殺之將納廸簡兵馬使張佐元又叛廸簡攻殺之乃得入加簡較工部尚書克節度觀察使

鄭權爲涇原節度使劉昌從事昌病亟請入覲度軍中必有變以權寬厚善容衆俾主留務旣而兵果爲亂權挺身於白刃中抗詞以明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士卒皆戢伏時德宗厭言兵藩鎮將吏得人心者多超授官爵於是自試衛佐擢爲行軍司馬兼御史中

王棲曜爲嘗州別駕時江左兵荒詔內嘗侍馬日新



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棲曜遊奕遠郊遂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棲曜因其怠懈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衡方厚爲邕管館驛巡官前試左衛兵曹參軍太和五年五月方厚狀奏去年冬本使差入谿洞招諭賊帥黃承祖部領至府本使已薦諭伏乞准容管告捷官例處分授邕州錄事參軍

後唐任圜爲潞州觀察判官莊宗以上黨之師攻嘗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賊逼王師圜麾騎士擊之頗有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人乞降

淳于晏爲霍彥威徐州從事同光末彥威從明宗入魏州監軍使謀害彥威家屬及所留部曲欲據城拒命晏率部將先殺之天成初彥威授平盧軍節度使以晏爲副使

晉吳巒爲沙彥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大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爲所虜時巒在城中謂其衆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于夷狄乎即與雲州將吏



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召密歸闕授徐州節度副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十

盡忠

夫委質事人有死無貳烈士之節也繇漢而下公府方面咸得聘署以至丞掾之選率多英豪乃有當艱虞之際盡忠貞之效亢直以禦侮奔走以赴難盡力於救惡而忘其楚毒悉心於濟難而安乎廝役勵節



以固守蹈刃而無悔以至規諫之不聽死以為謝事  
勢之既去義不改圖追懷恩紀其就鼎鑊斯固英風  
激於頽俗茂烈著於信史千載之下凜乎其有生氣  
矣

後漢周榮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  
舉奏竇景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  
客太尉掾徐齒深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  
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  
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  
榮辟司徒府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嘗勅妻子  
故稱宰士

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歛 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以區區腐身覺

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繇此顯名

袁祕汝南汝陽人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  
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主簿陳端門下督范  
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等  
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謙以得免詔祕等旌表門  
閭號曰七賢

耿武為韓馥冀州長史袁紹至馮從事十人棄馥去  
唯恐在後獨武與別駕閔純杖刀兵不能禁紹後令  
田豐殺此二人



鮮于輔漢末為幽州牧劉虞從事時公孫瓚既殺劉  
 虞輔以燕國閭柔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及瓚  
 敗死輔持其眾奉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  
 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閭柔遣使詣太祖受事  
 遷護烏丸較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封亭  
 侯遣還鎮撫本州

祖授為袁紹冀州別駕官渡之敗授為曹公軍所執  
 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爾曹公見授謂曰分野  
 殊異遂用起絕不圖今日乃得相見授對曰冀州失  
 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曹公曰本初無

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十二年 日紀

方當與

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  
 福曹公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  
 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

魏賈逵為太祖丞相主簿太祖欲伐吳而大霖雨三  
 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  
 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僚三主簿曰  
 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  
 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大怒收逵等  
 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去詣獄獄吏以



達主簿也不卽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達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旣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職

魯芝爲大將軍曹爽司馬爽將誅芝與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

一云公挾天子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

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司

馬宣王赦之曰以勸事君者

龐涓爲涼州從事守破羗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涓號哭尸所猛兵欲來縛涓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蜀黃權爲益州牧劉璋主簿璋欲迎先主權諫不聽出爲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請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

吳虞翻爲孫策功曹時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



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荅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䟽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髡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論髡翻說髡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惟執事圖之於是髡退

晉郭瑀敦煌人苻氏之末爲雒陽王穆太府左長史穆惑於讒間西伐敦煌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

郭舒爲荊州刺史王澄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嘗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防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欽嘗因酒忤澄澄



怒叱左右捧欵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眉頭舒領而受之澄意少釋而欵遂得免

桓雄長沙人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主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又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為僮豎隨承向武昌又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謝純字景懋晉末為劉毅豫州別駕毅鎮江陵以為衛軍長史南平相高祖遣王鎮惡率軍襲毅已至城

下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參承畢已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廨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乃入及毅兵敗衆散時已暗夜司馬毛修之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挾兩人出火光中為人所殺

韓延之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平西府錄事參軍休之以子文思為宋高祖所殺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謀誅執政高祖討之未至江陵密使與延之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又絕表覬此是天



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郝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繇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先登交鋒接刃蘭艾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驚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躰國忠貞款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爾以君公有興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

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嘿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爾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繇來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繇來者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其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



款懷之士聞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筭良可耻也  
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  
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  
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  
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  
言公視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使如此  
宋劉穆之爲高祖司馬食必方丈嘗爲十人饌穆之  
嘗謂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  
每存納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之外一毫不  
以負公

胡藩初爲荊州刺史殷仲堪叅軍嘗說仲堪以崇待  
桓玄太過後叅玄軍事玄敗高祖素聞藩直言於殷  
氏又爲玄盡節召爲員外散騎侍郎叅鎮軍事  
謝方明爲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無不爲  
高祖謂之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  
祿屢加賞賜

賀弼爲竟陵王誕記室叅軍孝武將誅誕誕閉城拒  
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刀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  
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  
背唯當死明心爾乃服藥自殺



邊榮爲沈攸之荊州倉曹參軍嘗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及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安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斲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

臧寅爲沈攸之功曹攸之兵敗諸將軍皆奔散唯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乃投水死

宗儼之爲沈攸之記室攸之抗齊太祖表檄文疏皆儼之辭也及事敗責之荅曰士爲知己用豈爲軍輩所識遂伏誅

南齊房叔安爲青州刺史王玄邈長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御一食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托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爾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業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荅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



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

鄭紹叔爲壽州治中從事時刺史蕭誕以弟謀誅臺遣收誕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誕喪柩人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逃之流也

北齊孫騰初爲高祖晉州長史高祖自晉陽出塗口行至襄垣尔朱兆率衆追高祖高祖與兆宴飲於水濱誓爲兄弟各還本營明旦兆復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將赴之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兆乃隔水肆罵馳

還晉陽高祖遂東

綦連猛魏末爲爾朱兆都督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爾若不走今夜必當殺爾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今亦欲去爾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里卽背京纏復歸及爾朱兆敗乃歸高祖問曰爾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



慕容紹宗魏末爲爾朱兆長史兆之敗於韓陵也士  
卒多奔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義徒軍  
容旣振與兆徐而上馬

後周周惠達幼有志操魏齊王蕭寶寅爲瀛州刺史  
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及寶寅還朝  
惠達隨入雒陽領軍元叉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寅  
與叉言論叉歎重之於座遣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  
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爲府長流參軍及萬俟醜奴等  
構亂蕭寶寅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寅後與賊戰不  
利退還仍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雒陽未還而寶寅

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  
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  
成何爲故入虎口惠達曰蕭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  
其改圖及至寶寅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  
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寅旣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  
人從之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  
遭厄難乃知歲寒也後爲賀拔岳關中大行臺從事  
中郎嘗使至雒魏孝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  
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辭激切  
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



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嘗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辭以疾不見許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

賈直言從事於李師道時師道不恭朝命直言昌胤說者二輿觀說者一師道訖不從

劉昌裔太原陽曲人少遊三蜀楊琳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雒州刺史以昌裔爲從事琳死乃去馮宿爲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掌書記建封卒其子愔爲軍士所立淄清李師古欲乘喪襲取冀鎮時王武

俊且觀其彙情恐懼計無所出宿乃以檄書招師古而說武俊曰張公與君爲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歿幼子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強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之忠勲捨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歸闕公於朝廷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絕之德矣武俊大悅卽以表聞繇是朝廷賜愔節仍贈建封司徒

蘇兆爲淮西吳少陽判官與陽元卿及其將侯惟清同爲少陽畫朝觀計及元濟自領軍事昏狠無知所



暉皆軍中凶悍之徒素不便兆等既不受詔其左右告兆等有異志元濟乃引兆於別寢縊殺之歸其屍於家械侯惟清而囚之時朝廷聞清已死贈兵部尚書贈兆以右僕射

後唐苻習為鎮州王鎔都較自莊宗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嘗令率師從征鎔為大將軍王德明所害德明據鎮州時習在德勝行臺德明上書請習歸藩莊宗召習謂之曰王德明召爾歸藩自為行計習雨泣而進曰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嘗効忠義而德明乃幽滄叛卒趙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果致此反噬臣等

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於兇首被其屠割莊宗曰爾等既懷舊君之愛則能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動感激良久謝曰王必以故使輔翼之勞雪其冤恥臣不敢期師旅為助但悉本軍可以誅其逆豎帝即令閻寶史建塘助習與師討德明乃以習為鎮冀節度留後及德明誅將正授節鉞習不敢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無嗣息臣合服斬衰候臣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鎮州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不宜遽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鎮臣自攻



取便也乃授天平軍節度鄆齊棗觀察東南面招討等使習有器度性忠壯於荷息感遇之際而能奮勵思報自莊宗十年泆河拒戰左倚右角習嘗以本軍景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爲人

淳于晏登州人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爲裨將日寄食於門下彥威嘗敗獨脫其身左右莫繼唯晏仗劍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彥威高其氣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爲判官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至於私門簿籍婢僕支分事無巨細但取決於晏幕下兼家宰之任爾後公卿之門客徃徃效焉時謂之效淳俾彥威數鎮稱治晏之盡心他人又不可階也

晉顏衍爲青州節度房知溫從事知溫貪暴積貨數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衍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用焉及高祖建義入維尚不卽進獻耀兵於牙帳之下衍正色謂曰清泰帝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爲恃深爲大王之所憂也知溫遂馳表稱賀青州乃安未幾以沉湎成病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例爲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



國用朝廷除彥儒為沂州刺史其家幸獲保全皆衍之力也

漢李恕初仕後唐為燕王趙延壽賓佐延壽陷虜十年朝廷不欲恕在朝出為從事未幾虜犯京師延壽為虜相輔復召恕委用會延壽子贊為河中尹命恕往佐之其年虜主死高祖有中原移贊於京兆贊懼漢不能容潛通蜀軍將謀夜遁恕謂贊曰燕王入胡非所願也漢朝建國必務懷來太尉泥首歸朝必保富貴今若狼狽入蜀理難萬全所謂蹄涔不能容吞舟之魚後悔無及願公歸漢其福萬全苟聽卑言請

先入朝為公申理即命恕上章高祖引見謂恕曰贊何以附西川軍恕曰贊以家在胡中身受胡命自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川軍蓋圖苟免以微臣意必料國家撫安所以令臣哀祈請覲高祖曰贊父子皆吾人也事虜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於檻穽吾爭忍不容贊恕未還贊已離永興朝廷嘉恕之忠以為邠州節度判官

周和凝仕梁為滑州節度賀瓌賓幕時瓌與後唐莊宗相拒於河上戰於胡柳陂瓌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瓌顧曰無相隨當自努力凝對曰大丈夫受人知有



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裨將來逐  
 壞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壞復免既而  
 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致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  
 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繇此聲  
 望益隆

王敏仕晉為杜重威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于鄴時  
 敏為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則不  
 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饑民十猶  
 四五咸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一十一

辟署

漢氏公卿郡守皆得自舉其屬中興之後辟召尤盛  
 故當時幕府彬彬然多賢才焉魏晉而下內居宰弼  
 之任外膺將領之寄者曷嘗不選衆而舉得人為盛  
 哉蓋夫藩輔之重安危注意綱紀之職左右惟人故



能參贊於策畫經綸於政務藹蒞官之嘉績昭治戎之善志周旋切佐以成其美焉至乃羔鴈之贄璧馬之聘蓋所以致禮才彥將其厚意然而宣尼有擇木之喻展禽懷枉道之耻若夫含忠履潔之士非志義相期而用舍同趣又豈肯屈身而苟合哉

漢倪寬爲廷尉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湯繇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免歸爲郡吏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

尹翁歸河東人太守田延年除補卒吏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郵督

薛廣德字長卿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噐之

馮奉世以選爲郎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爲郎

陳湯免射聲較尉大將軍王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盡決於湯



王尊涿郡人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竒之補除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稱病去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

諸葛豐字少季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

孫寶潁川人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儻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

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若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

侯文京兆故吏剛直不苟合嘗稱疾不肯仕孫寶爲京兆尹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日以立秋署文東部督郵

厚涉字巨先父爲南陽太守父死涉還南陽賻送行



喪塚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陳咸為御史中丞頗言石顯短後坐事減死髡為城  
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  
有患直節奏請咸補長史

杜欽延年子也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以自助鳳父  
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  
將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谷永為長安小吏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  
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

杜鄴以病去郎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以為腹

心舉侍御史

母將隆字君房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

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

與叅謀

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

後漢卓茂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稱為長者

董均建武中舉孝廉司徒府博通古今數言政事

魯恭扶風平陵人十五與弟丕俱居大學兄弟俱為

諸儒所稱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舉

丕方正恭始為郡吏大傅趙熹聞而辟之

尹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



吳良齊國人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諛稱太守功德良勃然責之太守歛容而止轉良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西曹甚相敬愛

董宣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父宣哀帝時任司隸較尉爲王莽所殺永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嘗置府中諫卒永自送喪歸扶風平遂收永弟升新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

周澤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

衛颯字子產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王景少學易沈深多伎藝辟司徒伏恭府

崔駟善屬文竇憲爲車騎將軍辟駟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及憲遷大將軍復以傳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



杜篤字季雅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為從事中郎將戰歿於射姑山

第五倫京兆長陵人京兆尹閻興召倫為主簿

樂恢京兆長陵人為郡功曹辟司空牟融府

何敞扶風平陵人元和中辟太尉宋繇府繇待以殊

禮

胡廣南郡人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

馬宮辟之

桓榮字春卿少習歐陽尚書教授江淮間年六十餘始

辟大司徒府

張興辟司徒馮勤舉孝廉稍遷博士

楊震字伯起鄧隲為大將軍屬人士荒饑死者相望

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崇節儉罷力役辟震與朱寵

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朱穆字公叔舉孝廉屬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

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才兼文武海內奇士若

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

兵事甚見親任

劉寬字文饒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大將軍梁

也



應奉爲武陵太守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  
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爲蠻夷所服上請  
與俱征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  
於奉薦爲司隸較尉

馬融字季長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  
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羗虜颺起  
邊方擾亂菜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旣饑困  
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圖右手芻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  
今以世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

故徃應騭召

周舉字宣光初辟司徒李邵府後爲蜀郡太守坐事  
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重焉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史  
行部見昌奇之辟從事

杜喬字叔榮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

李膺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高第遷青州刺史  
杜密爲人沈躓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

魏朗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辟  
司徒府再遷彭城令



范滂汝南人爲光祿主事棄官而去後爲太尉黃瓊所辟

巴肅爲具丘長辭病去辟公府

羊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

張儉山陽人初舉茂材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太守崔超請爲東部督郵

岑暉南陽人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名請爲功曹

陳翔少名知察孝廉太尉周景辟高第拜侍御史何顒字伯求黨事起變名姓亡匿事解辟司空府

黃尚爲蜀郡太守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特甚敬重

陳蕃汝南人周景爲豫州刺史辟爲別駕又辟潁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

史弼字公謙少篤學聚徒數百人州郡辟公府

童恢琅琊人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

王允太原人仕郡爲吏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



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繇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後爲冀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

虞詡字升卿早孤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邊讓字文禮初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旣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對賓客兩堂莫不美其風采

趙岐字邠卿辭司空掾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避仇逃難四方藏北海孫嵩家複壁中後因赦出三府聞之同時竝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

盧植涿郡人爲尙書免官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蔡邕辟司徒喬玄府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

孔融辟司徒楊賜府會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賜遣融奏謁賀進不時通融卽奏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旣拜



而辟融高第爲侍御史

劉表初被訕議爲八顧詔書捕黨人亡走得免黨禁  
解辟大將軍何進掾

鍾繇爲莒長委官還家初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  
辭疾遜遁謙重令楊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堅守意  
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

魏夏侯惇字元讓太祖初起惇嘗爲裨將從征伐太  
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

荀攸字公達爲漢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  
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嘗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  
何憂哉以爲軍師

國淵字子尼樂安人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旣還  
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

王修字叔治北河營陵人初平中北海相召以主簿  
表譚在青州辟爲治中從事別駕表紹又辟修除即  
墨令後復爲譚別駕表氏政寬在職者多蓄聚太祖  
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閔修  
家穀不滿十斛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  
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在遼東一年後太祖辟爲



司空掾

又云孔融在北海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邴原為計位

管寧字幼安避亂於遼東太祖辟為司空掾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就鄭玄學會黃巾賊起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太將軍袁紹聞而辟之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

何夔字叔龍陳郡人避亂淮南不應袁術辟間行道本郡頃之太祖辟為司空掾

邢顒字子昂為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太祖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入為丞相門下督郵

鮑勛字叔業父信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太祖為丞相追錄信功封勛兄邵新都亭侯辟勛丞相掾

蔡歆字子魚為下邳令會天子使大傅馬日磾石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

郭嘉字奉孝太祖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軍司空董昭字公仁除瘦陶長相人令袁紹以為參軍事劉華字子揚太祖辟為司空倉曹掾



劉放字子棄遭世大亂漁陽王松據其土往依之太祖克冀州劉放說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荅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旣善之又聞其說繇是遂辟放與松俱至以放叅司空軍事

劉馥字元頴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切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爲司徒掾

王粲字仲宣漢末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後遷軍叅謀祭酒

荀繇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

衛凱字伯儒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屬劉廙字恭嗣南陽人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後望之見害廙懼奔揚州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後徙署丞相倉曹屬阮瑀字元瑜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范粲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大尉掾

司馬朗字伯達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



賈逵字梁道除澠池令以祖父喪去官司空辟爲掾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大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  
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

胡質字文德壽春人爲丞相東曹叅令史州請爲治  
中

王凌字彥雲稍遷至中山大守所在有治迹太祖辟  
爲丞相掾屬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

沐竝字德信爲人公果不畏疆禦丞相召署軍謀掾  
裴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

謂所親曰劉牧非霸王之才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

太祖定荊州以潛叅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

曹掾屬

韓暨字公至南陽人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劉  
表禮辟遂遁居孱陵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  
長太祖平荊州辟爲丞相士曹屬

高柔字文惠袁紹甥高幹之弟幹以并州叛太祖欲  
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柔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  
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  
覆柔而去自是辟爲丞相倉曹屬



孫禮字德達涿郡人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  
王觀字偉臺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以州從事爲州牧韋端使詣許  
拜安定長史非其好遂去官端徵爲大僕子康代爲

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少爲諸生太守薛悌命爲督  
郵後去吏避地濟南太祖召爲丞相軍謀掾

蒲寵字伯寧山陽人守高平令棄官歸太祖臨兖州  
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公孫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  
推行太守事以豫爲長史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  
曹氏也宜速歸命輔從其計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  
掾

牽招字子經安平人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  
領烏丸突騎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

杜夔字公良避亂奔荊州荊州降太祖以夔爲軍謀  
祭酒參大樂事

郭淮字伯濟文帝爲五官將召署門下賊曹轉丞相  
兵曹議令史

鄧艾字士載義陽人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



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清河太尉華表召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徽辟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

傳嘏字蘭石弱冠知名司空陳羣辟爲掾

胡遵安定人張旣爲雍涼二州刺史與天水楊之阜酒泉龐涓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爲旣所禮辟終皆有  
名位

張遼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

單固字恭夏山陽人爲人有器識正始中交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爲別駕固不樂爲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仕進自可徃耳固不獲已遂徃

虞松字叔茂陳留人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宣還宣王辟爲掾時年二十四

蜀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州牧劉璋辟爲師友從事劉琰字威碩魯國人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



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嘗爲賓客  
劉巴字子幼零陵人曹公征荊州辟爲掾使招納長  
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  
交趾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  
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  
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郡命爲功曹先主治荊州以從  
事守耒陽令在縣不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  
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噐之  
以爲治中從事

麋竺字子仲東河人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後  
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  
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後隨從  
周旋

簡雍字憲和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  
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

伊籍字機伯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定以爲  
左將軍從事中郎



秦宓字子勅廣漢人先主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益州辟宓從事祭酒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董和字幼宰劉璋以爲益州太守先主定蜀徵爲掌軍中郎將

馬良字季常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先主入蜀辟良左將軍

廖立字公淵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太守關羽命爲功曹奉使詣先主先主大悅之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後爲遷署弘農太守丞相亮以爲叅軍署府事遷長史

費詩字公舉犍爲人先主領益州以爲督軍從事杜瓊字伯瑜益州牧劉璋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以爲議曹從事

尹默字思潛梓潼人先主定益州以爲勸學從事譙周字允南巴西人丞相亮領益州牧命爲勸學從事大將軍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李恢字德昂建寧人先主領益州牧以爲公曹書佐主簿更遷別駕從事



蔣琬字公琰諸葛亮爲丞相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材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谷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旣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叅軍又代張裔爲長史

姚祐字子緒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向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爲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叅軍

霍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臨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

姜維天水冀人爲中郎叅本郡軍事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處等從行太守聞蜀軍隨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志於是夜亡保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



吳張昭字子布孫策創業命爲長史

程秉字德樞避亂交州士燮命爲長史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

從事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

稽翻勸朗避策策後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陸績字公紀大帝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

爲鬱林太守

駱統字公緒大帝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

爲烏程相民戶遇萬咸歎其惠理帝嘉之召爲功曹

行騎都尉

吾粲字孔休孫河爲將軍表粲爲曲河丞遷爲長史

大帝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

全柔吳郡錢塘人漢靈帝時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

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後爲丹陽都尉大帝爲車

騎將軍以柔爲長史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年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爲部江

夏從事先主領荆州以爲治中從事

胡綜字偉則大帝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

步騭字子山大帝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除海鹽



長選辟車騎將軍東曹掾

帝為徐州牧以騰為治中從事舉茂才

顧徽字子欽少游學有唇吻大帝統事聞徽有才辯

召署主簿

闕澤字德潤究覽羣籍兼通曆數大帝為驃騎將軍

辟補西曹掾

聶支有唇吻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支送之

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

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支可堪何職對

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

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

徐平字伯先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

思慮可與效力請平為丞

晉王祥漢末遭亂攜弟覽避地廬江三十餘年徐州

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

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

王覽字玄通祥之弟也名亞於祥應本郡之召稍遷

司徒西曹掾

魯芝扶風郡人辟州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

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丞相諸葛亮攻隴

右淮復請芝為別駕從事



王沉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

鄧殷亮直強正鍾會代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爲主簿賈克伐吳請殷爲長史

劉毅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後辟司隸從事大掌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爲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

裴秀字季彥度遼將軍母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爽乃辟爲掾

唐彬魯國鄒人初爲郡門下掾累遷別駕彬忠肅公

亮盡規扶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叅軍人皆切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欽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蒲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裴楷字叔則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  
荀勗字公曾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



荀邃字道玄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

荀闈字道明有名稱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

荀組字大章爲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

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

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

韓壽字德真美姿貌善容止賈克辟爲司空掾

李熹字季和宣帝辟爲大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

道

王渾字玄冲雅有器量魏世辟大將軍曹爽掾

王睿字士治弘農人州辟部河東從事守令有廉潔

者皆望風自引而去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

掾州辟部河南從事

郭舒順陽人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

舒自繫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

弘收荊州引爲治中弘卒王澄代之聞其名引爲別

駕後轉順陽太守王敦召爲叅軍從事中郎

樂廣字彥輔裴楷薦廣於賈克遂辟太尉掾

溫羨字長卿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選尚書

郎



程衛字長玄強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  
奏中護軍羊琇陰私所犯狼藉繇是名振遐邇遂辟  
公府掾

何攀字惠興蜀郡人仕州爲主簿王濬爲益州辟爲  
別駕

劉頌字子雅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  
才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

傅敷字頴根清淨有遺素解屬文永嘉之亂避地會  
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

向雄字茂伯河內人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  
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  
雄爲都官從事

阮籍字嗣宗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  
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三台之位英豪  
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  
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  
子處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常帶之士孤居  
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  
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  
臯之陽輸黍稷之稅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



程衛字長玄強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  
奏中護軍羊琇陰私所犯狼藉繇是名振遐邇遂辟  
公府掾

何攀字惠興蜀郡人仕州爲主簿王濬爲益州辟爲  
別駕

劉頌字子雅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  
才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

傳敷字頴根清淨有道素解屬文永嘉之亂避地會  
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

向雄字茂伯河內人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  
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  
雄爲都官從事

阮籍字嗣宗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  
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三台之位英豪  
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  
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  
子處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常帶之士孤居  
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  
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  
臯之陽輸黍稷之稅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



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宣帝爲大傳命爲從事中郎又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文帝輔政以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籍後遺落世事雖去佐職嘗遊府內朝宴必與焉

阮瞻字千里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阮孚字遙集初辟大傳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叅軍轉丞相從事郎中終日酣縱嘗爲有司所糾帝每優容之  
庾峻字山甫潁川人少好學有才思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大傳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繇是素論去之

摯虞字仲治京兆人才學博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王接字祖游河東人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



薦之於司隸較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

郤詵字廣基爲議郎母憂去職召爲征東叅軍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爽慧有口辯爲隣里所重楊州

刺史周凌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噐待以賓友之禮建

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轉丞相軍諮

陸機字士衡太康末入雒張華薦之諸公大傅楊駿

辟爲祭酒

陸雲字士龍吳郡人刺史周駿召爲從事謂人曰士

龍當今之顏子也

潘岳字安仁少以才穎見稱早辟司空大尉府

江彰字思玄陳留人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温嶠

以爲叅軍後爲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

又請爲司馬轉黃門侍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

爲長史冰薨庾翼以爲諮議叅將軍俄而復補長史

江淳字思悛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大尉郗鑒檄爲

兖州治中又辟大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爲征西將

軍庾亮請爲儒林叅軍

孫楚字子荆叅鎮東石苞軍事苞表楚訕毀時政湮

廢積年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叅軍

孫綽字興公除著作佐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叅軍



後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

羅尚字敬之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之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刺史郗隆爲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右將軍王敦以爲參軍

周訪字士達汝南人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元帝渡江命叅鎮東軍事

周撫字道和元帝辟爲丞相掾父喪去官後除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將咸和初司徒王導以爲從事中郎

皇甫商秦州刺史重之弟齊王冏輔政以商爲參軍冏誅長沙王乂以爲參軍

李含字世容隴西人州以短檄召爲門亭長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爲別駕處群僚之右尋薦之公府大保衛瓘辟爲掾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州辟別駕舉賢良方正

賈疋字彥度初辟公府遂歷顯職

荀晞字道將少爲司隸部從事累遷平陽太守齊王



問輔政晞叅問軍事問誅坐免長沙王又為驃騎將軍以晞為從事中郎

祖納有操行性至孝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耶

范汪弱冠至京屬蘇峻作難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温嶠屯兵尋陽汪勸嶠等急宜進討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叅護軍軍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一十二

辟署第二

晉羊曼字祖延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叅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王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温掾後轉主簿從討袁真轉大司馬叅軍



陶侃字士行爲盧江縣吏鄱陽孝廉范逵過盧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遷主簿後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

溫嶠字大真年十七州郡辟召不就司隸命爲都官從事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令平北大將軍劉琨請爲叅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琨遷司空以爲右司馬

楊方字公回賀循稱之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叅軍事

薛兼字令長察河南孝廉辟公府累歷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爲叅軍轉祭酒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

劉阮字大連彭城人爲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

刁協字玄亮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叅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

戴淵字若思舉孝廉入雒陸機薦之於趙王倫倫乃



辟之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後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

戴邈字望之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

周凱字伯仁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鎮軍將軍以凱爲長史元帝鎮江右請爲軍諮祭酒

應詹字思遠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坐免城都王穎辟爲掾鎮南大將軍劉

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  
下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佐郎征東將軍周馥請

爲從事中郎不就元帝鎮建業召爲從事中郎將委以選舉甚見親杖

鄧攸字伯通爲太子洗馬東海王越世子文學吏部郎中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

孫惠字德施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辟以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敗成都王穎以爲大將軍叅軍後改

姓名以遁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越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卽以爲

記室叅軍後除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熊遠字孝文豫章人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



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元帝作相引爲主簿轉從事中郎

顧和爲司徒掾時東海王冲爲長水較尉妙選僚屬以劉耽爲司馬庾懌爲功曹和爲主簿

陳頽字延思陳國人仕郡督郵簡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高崧字茂琰總角時司空何克稱其明慧克爲揚州引爲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累遷黃門侍郎簡文輔政引爲撫軍司馬

庾亮美姿儀善談論而方嚴自守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

庾翼字稚恭蘇峻作逆時翼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

庾懌字叔預東海王冲爲長水較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又爲冲中軍司馬

王承字安期永寧初爲驃騎將軍後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後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



知重

王述字懷祖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旣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又歷庾冰征虜長史

王坦之字文度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大司馬桓溫長史

王廙字世將初辟太傅掾轉參軍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右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後以冠軍將軍領丞相軍諮祭酒

蔡謨字道明父克爲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後絕不仕東虜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謨避亂渡江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歷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

諸葛恢字道明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復爲鎮東參軍與下壺竝以特舉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孔愉字敬康會稽人值亂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楊土命愉爲參軍邦族



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叅丞相軍事時已五十矣

謝尚字仁祖司徒王導浮噐之比之王戎嘗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轉西曹屬

謝安字安石年四十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旣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旣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玉獻之字子敬轉秘書丞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驃騎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

桓宣譙國人爲元帝丞相舍人時鳩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稱醮郡太守轉宣行叅軍使說平雅平雅遣將軍王簿詣丞相府受節度南中郎將王含請爲叅軍

桓伊字叔夏有武幹標悟簡率爲王濛劉琰所知頻叅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叅軍

毛穆之字憲祖寶之子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爲叅軍翼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仗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  
虞預字叔寧餘姚人大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計陳



時政所失琛善之卽皆施行太守記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叅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叅軍兼記室

棗據字道彥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

周玘字宣佩弱冠州郡辟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已備禮方始膺命

車胤風姿美邵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

習鑿齒字彥威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

謝玄字幼度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竝禮重之

謝萬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蜀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旣見與帝共談移日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竝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爲其好賢乃起應召

孫盛字安國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叅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叅軍庾翼代亮以爲安西諮議



叅軍桓温代翼留爲叅軍與俱伐蜀累遷從事中郎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爲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  
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  
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叅軍  
宋徐羨之字宗文少爲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  
鎮北功曹又爲桓循撫軍中兵叅軍與高祖同府浮  
相親結義旗建高祖拔爲鎮軍叅軍領軍司馬補瑯  
邪王大司馬叅軍司徒左西屬深州別駕從事義熙  
十一年除鷹揚將軍瑯邪內史仍爲大司馬從事中  
郎將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嘗留任以副劉穆之  
王鎮惡北海人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卽以爲  
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叅中軍大尉軍事署前部賊曹  
義熙八年大軍西討轉叅軍事十二年高祖將北伐  
轉諮議叅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  
孟龍符懷玉弟也早爲高祖所知旣克京城以爲建  
武叅軍  
朱齡石初爲桓循撫軍叅軍高祖克京城以爲建武  
叅軍後遷武康令又召爲叅軍累遷尚書都官郎尋  
復爲叅軍坐事免復爲叅軍  
朱超石齡石之弟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叅軍又叅



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為  
 叅軍至石頭說其司舟人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喜  
 之以為徐州主簿遷車騎叅軍事復補中兵叅軍  
 毛修之字敬文少有大志頗讀史籍荊州刺史殷仲  
 堪以為寧遠叅軍後為桓玄叅佐桓玄平下至京師  
 高祖以為鎮軍諮議叅軍

羊欣字敬元桓玄輔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為平西叅  
 軍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鄭鮮之曰  
 羊徽一時美噐時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拔欣補  
 右將軍劉璠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議叅軍  
 傅弘之字仲度少侷儻有大志義旗建輔國將軍劉  
 道規以為叅軍

劉道產彭城人初為輔國叅軍無錫令有能名高祖  
 拔為中軍行叅軍又為道憐驃騎叅軍後又為彭城  
 王驃騎中兵叅軍  
 王敬弘琅邪人桓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  
 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征西將軍道規諮  
 議叅軍

謝靈運陳郡人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行叅軍撫軍  
 將軍劉毅鎮姑熟以為記室叅軍毅鎮江陵又以為



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拔爲太尉參軍高祖伐  
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拔爲諮議參軍

劉秀之字道寶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  
秀之累官建業令太祖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  
張敷性整實風韻甚高好讀古書兼屬文論少有盛  
名高祖見而愛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父邵  
爲湘州去官侍從太祖拔爲西中郎參軍江夏王義  
恭鎮江陵以爲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

王華父廡起兵兵敗不知存亡華布衣蔬食十餘年  
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廡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  
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王簿  
仍轉鎮西王簿治中從事史歷職著稱

袁淑字陽源遷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臨川王  
義慶雅性好文章請爲諮議參軍遷司徒左西屬

謝莊爲吏部尚書免官時北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  
盛寵欲令招引才望孝武乃使子鸞拔莊爲長史

顏延之字延年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  
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  
公世子中軍行參軍

顏師伯字長淵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所知晦鎮



江陵請為諮議叅軍領掾事師伯少孤貧劉道產為  
雍州以為輔國行叅軍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為徐  
州辟師伯為主簿衡陽王義季代質為徐州質薦之  
於義季即命為征西行叅軍與安侯義賓代義季世  
祖代義賓仍為輔國安北行叅軍諮議叅軍王景文  
薦之世祖乃以為徐州主簿世祖鎮尋陽啟太祖請  
為南中郎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  
得用顏師伯世祖又啟為長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  
不能除之卿可自授亦不宜署長流乃拔為叅軍事  
署刑獄

沈慶之字弘先兄敬之為趙倫之征虜叅軍南陽太  
守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為  
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拔為寧遠中兵叅軍  
顧凱之吳郡人初為郡主簿謝晦為荊州以為南蠻  
功曹仍為晦衛軍叅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  
辟為陽州主簿仍為弘衛軍叅軍監官令衡陽王義  
季右軍主簿  
沈穆夫字彥和少好學王恭命為前軍主簿與其父  
嘗書曰足下既秉不拔之志高卧東南故屈賢子共  
事非以吏職嬰之也



劉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

何長瑜東海人廬陵王紹鍾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叅軍掌書記之任

龔穎遂寧人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縱脅穎以兵刃穎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叅軍州別駕從事

袁顛父爲吳郡顛隨父在官值元凶弒立安東將軍隨王誕舉兵入討拔顛爲諮議叅軍

南齊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少學涉獵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叅軍後爲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叅軍對掌辭筆

辛普明河南人有賢行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爲議曹從事

夏侯恭叔譙國人桓崇祖爲豫州聞其才義辟爲主簿兼掌書翰

庾杲之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爲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何如此今亦應須知我輩人也乃用杲之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年十四有幹略刺史劉道隆辟爲主簿厚遇之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本州辟主簿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

劉善明平原人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日我已見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

周山圖字季寂初爲吳郡晉陵防郡隊主兗州刺史沈僧榮鎮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爲已建武府參軍

焦度字文續孝武帝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臺以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軍戰於沙溝破陣大捷師伯拔爲已輔國府參軍後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王子勳起兵事敗逃宮亭湖中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度景文以爲已鎮南參軍尋領中直兵

虞玩之少開刀筆沉涉書史累遷安成王車騎錄事轉少府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履造席太祖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



謝超宗陳郡人為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為建安王司徒參軍事遷司徒主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為司徒記室正員郎太祖為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迥悟善可與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

虞棕字景豫會稽人少而謹正有至性州辟主簿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武帝為中軍引棕為諮議參軍遣吏部江謐持手書謂棕曰今因江吏部有白以君情意願欲相屈

胡諧之豫章人州辟從事主簿累為邵陵王左軍諮議武帝頗益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為江州復以諧之為別駕以事任

蕭景先南蘭陵人太祖鎮淮陰以景先領軍王除後軍行參軍與世祖款暱世祖為廣興郡啓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嘗相隨逐

江柘字弘業累官南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高宗為驃騎鎮東府以柘為諮議參軍

江敷字叔文濟陽人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後為安成王撫軍記室轉驃騎從事褚淵為衛將軍重敷為人先通旨意引為長史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人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閣祭酒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風素見重

謝濤字義絜累官至撫軍功曹武帝爲中軍引爲記室建元初累至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

王思遠琅邪人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甚見禮遇

陸惠曉字叔明吳郡人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太祖輔政除尚書殿中郎太祖表禁奢侈惠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

王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惠晉安王南中郎授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爲司徒授法曹行參軍

謝朓字玄暉爲新安王中軍記室尋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朓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

張欣泰字義亨宋左衛將軍興世之子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讀子史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



千彬字士蔚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

丘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兼為宋孝武所知江夏王義

恭取為掌書記

王智深字雲才建平王景素為南徐州作觀法篇智

深和之見賞辟為西曹書佐未到職而景素敗

賈淵字希鏡世傳譜學大始初辟丹陽郡主簿昇明

中太祖嘉淵世學取為驃騎參軍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人少辟州從事宋泰始初蔡興

宗為郢州以珪之為安西府佐委以職事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有學行不與世人交州辟主

簿不就垣崇祖為豫州辟啓太祖用為長史帶梁郡

太守

平藹為豫章王嶷荊州刺史主簿參知州事嶷甚重

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

閣讀書嶷還都以藹為太尉刑獄參軍典書記

樂願字文德南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湘州

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

蔡樽舉高第為司徒法曹行參軍王儉高選府僚以

樽為主簿

梁沈約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



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叅軍兼記室與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

范岫與吳興沈約俱爲蔡興宗所禮興宗爲安西將軍引爲主簿

陸儵吳郡人年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儵亦預焉辟議曹叅軍

周捨有口辨王亮爲丹陽尹聞而喜之辟爲主簿政事委焉

龔愜遂寧人劉季連爲益州刺史辟爲府主簿愜穎之孫累世有學行故引

王僧孺爲大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後兼太學博士晏子得元出爲晉安郡以僧孺補郡丞

任昉爲征西行叅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引爲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無輩

劉景昕事母孝謹母病三十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辟爲主簿

江淹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行驃騎叅軍事

王亮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衡陽太守以南土早



冊形并議 卷之七 百二十七  
濕辭不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尋拜晉陵太守在職  
清公有美政時齊明帝作相聞而嘉之引爲領軍長  
史甚見賞納

鄧元起爲武寧太守戍三關郢州刺史張冲督河北  
軍事元起累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吾  
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  
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

樂法才少遊京師造沈約約見而稱之和帝爲相國  
召爲府參軍鎮軍蕭穎曹辟爲主簿

王志字次道司空僧虔之子爲大尉行參軍又爲武  
陵王文學褚淵爲司徒引志爲主簿謂僧虔曰朝廷  
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

柳慶遠字文和爲襄陽令高祖臨雍州問京兆人杜  
暉求州綱暉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  
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

夏侯詳字叔遠譙郡人年十六遭父艱服闋刺史殷  
琰召補主簿琰叛輔國將軍劉劬討平代爲刺史又  
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豫州刺史表轉治中從事仍  
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

蔡道恭字懷儉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



主簿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人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高祖臨司州命為中兵叅軍領長流

柳惔字文通年十七齊武帝為中軍命為叅軍轉主簿

柳惔字文深為中庶子後為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惔帝曰柳惔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為少王臣王請數四不得已以為鎮西長史

宗夬字明敷南陽人宋明帝即位為郢州治中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為荊州刺史引為別駕

樂藹字蔚遠南陽人宋建平王景素為荊州刺史辟為主簿景素為南徐州復引為征北刑獄叅軍遷龍陽相齊豫章王嶷為武陵太守雅善藹為政及嶷為荊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叅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

嶷還都以藹為太尉刑獄叅軍典書記遷支江令還為大司馬中兵叅軍轉都記室後南康王為西中郎

以藹為諮議叅軍  
傳昭字茂遠宋世太原王延秀薦於丹陽尹袁粲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



蕭琛字彥瑜少而朗悟為齊太學博士王儉宴于樂道苑琛著虎皮靴策桃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為丹陽尹辟為主簿後為晉熙王長史行南徐州兼少府高祖定京邑引為驃騎諮議領錄事

裴子野字幾原為右軍安成王叅軍俄遷兼廷尉正免職吳平侯蕭景為南兖州刺史引為冠軍錄事府遷職解

顧協字正禮為安成王國左嘗侍兼廷尉正大尉臨川王問其名召掌書記累遷輕車湘東王叅軍事兼記室西豐侯正德受詔北討引為府錄事叅軍掌書

記

賀琛字國寶會稽人於鄉里聚徒教授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為祭酒從事

劉孺字季雉彭城人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叅軍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嘗與遊宴賦詩大為約所嗟賞

劉遵字孝陵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為雍州復引為安北諮議叅軍

臧盾字宣卿齊世為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



引為驃騎刑獄叅軍

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州辟從事累遷車騎錄事叅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

庾於陵字介傳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後始興王遙光為

撫軍引為行叅軍兼記室

吳均字叔彥吳興人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柳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建安王偉為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

劉峻字孝標齊蕭遙光為豫州引為府刑獄禮遇甚

厚後為西省學士免安成王季好峻文學及遷荊州引為戶曹叅軍

伏挺字士標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為征東行叅軍時年十八

顏見遠博學有志行齊和帝之鎮荊州以見遠為錄事叅軍

庾域少沉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柯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

陳蔡景歷字茂世為海陽令侯景之亂客遊京口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



不停綴文不重改高祖得書甚加欽賞仍更賜書報  
答卽日授征北府中兵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  
時爲吳興郡昌年尙少吳興王之鄉里父老故人尊  
卑有序高祖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  
沈恪吳興武康人深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爲郡特  
召爲主簿映遷北徐州恪隨映之鎮映又遷廣州以  
恪兼府中兵參軍嘗領兵討伐

江德藻濟陽人爲武陵王行參軍南平王偉爲大司  
馬聞其才名請爲東閣祭酒

杜之偉幼精敏有才爲邵陵王參軍侯景之亂逃竄  
山澤及高祖爲丞相素聞名召補記室參軍

周鐵虎膂力過人便馬槩事梁河東王譽以敢勇聞  
奏授爲府中兵參軍

張種爲梁西昌侯府西曹掾時武陵王爲益州刺史  
重選府僚以種爲征西曹掾侯景之亂種奉其母東  
奔母卒以凶荒未獲葬服制雖畢而嘗若在喪侯景  
平司徒王僧辯以狀聞起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  
并爲具葬禮訖方卽吉

沈炯字禮明少有雋才初爲賊將宋子仙所逼掌書  
記子仙敗梁將王僧辯購得之羽檄軍書皆出於禮



明僧辯爲司徒以禮明爲從事中郎

虞寄字安次會稽人閉門稱疾以書籍自娛岳陽王爲會稽太守引爲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部五官掾轉爲中記室掾

到仲舉字德言侯景之亂依文帝及景平文帝爲吳興郡守以仲舉爲郢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爲宣毅將軍以仲舉爲長史

蕭乾字思惕五舉明經再遷太子舍人建安侯蕭正立出鎮南豫州授錄事參軍累遷中軍宣城王中錄事諮議參軍侯景平高祖鎮南徐州引爲貞威將軍司空從事中郎

孔奐字休文爲儀曹侍郎丹陽尹何敬容以奐剛直請補功曹史喪母以孝聞侯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西掾又補丹陽丞元帝卽位於荊州徵奐及沈禮明僧辯表留之帝手勅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爲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僧辯爲揚州又補揚州治中從事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長史沈君理字仲倫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高祖鎮南徐州遣君理謁見高祖高祖噐之辟爲府西曹掾徐凌字孝穆梁晉安王爲平西將軍寧蠻較尉父擄



爲王諮議王又引凌叅寧蠻府軍事

謝貞字元正累官駕部侍郎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爲祠部侍郎阮卓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叅軍領丹陽丞

註亨字亨通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梁邵陵王引爲諮議叅軍王僧辯之襲郢州也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郎中遷太尉從事中郎

徐慶字孝節安陸人世居京師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環偉嗜酒好博嘗使童僕屠酤爲事始與內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

高祖征交阯原禮招之度乃委質

何之元解褐梁太尉臨川王楊州議曹從事史尋轉主簿及袁昂爲丹陽尹辟爲丹陽五官掾總戶曹事安西武陵王爲益州刺史以之元爲安西刑獄叅軍侯景之亂王琳召爲記室叅軍其後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威齎書召之之元始與朝廷有隙及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章無罪左車見用之元仰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威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叅軍



册府元龜

高斯丘交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幕府部 一十三

辟署第三

後魏莫含鴈門繁峙人家世殖貨貲累巨萬劉琨為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嘗往來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善待之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遣含入國含心不願琨喻之日當今胡寇滔天泯滅諸夏

册府元龜 幕府部



百姓流離死亡塗地主上幽執沉溺醜虜唯此一州  
介在羣胡之間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  
是以傾身竭寶長子遠質覬滅殘賊報雪大耻卿為  
忠節亦是奮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忘出  
身之大益入為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舍  
乃入代參國官

郎博字幼和范陽涿鹿人好學有文才尤長史幹刺  
史裴延雋用為主簿

崔孝瞻字敬業博陵安平人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  
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為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

兵參軍

崔孝芬字恭梓博學好文司徒彭城王勰拔為行參  
軍後除著作郎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  
刺史啓孝芬為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  
崔士和為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寅  
之在關中高遷寮佐以為督府長史  
崔長謙清河人好學脩立少有令名刺史尉景取為  
開府諮議參軍事

崔勉字宣祖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  
後太尉豫章王蕭贇啓為諮議參軍



辛纂爲越騎較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引爲錄事  
叅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隨崇有稱啓爲長史及廣  
陽王淵北伐又引爲長史

李瑾美容貌有才學清河王懌知賞之辟司徒叅軍  
宋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群書州辟別駕

李東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終身不食酒肉  
孝明初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尙以爲叅軍事

張普惠以學業爲任城王澄所重澄爲安西將軍雍  
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叅軍

房士達起家濟州左將軍府倉曹叅軍時京兆王繼

爲大將軍出鎮聞其名徵補騎兵叅軍領帳內統軍  
房景遠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  
傅堅娘慕其名義啓爲昭武府功曹叅軍

盧道將秘書監淵之子涉獵經史頗有文才諸父竝  
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襟相待勰爲中軍  
大將軍辟行叅軍遷司徒東閣祭酒

裴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  
爲主簿

裴瑗字珍寶河北郡人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  
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將軍征義陽引爲中兵叅軍瑗



夙夜恭勤為悅所知

郭祚字季祐孫小為并州刺史以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李元忠少勵志操居喪以孝聞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士曹叅軍

崔道固字季堅父輯南徙青州為泰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兄等輕侮之時宋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得

辟他州民為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征既至彭城駿以為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好武事

駿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

便相陵侮可為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為主簿轉治中後為義隆諸子叅軍

薛謹字法順辯之子也宋武帝擒姚泓辟相府行叅軍隨武帝渡江轉記室叅軍

寇讚字奉國少以清素知名苻堅僕射帝華州里高遠雖年時有異嘗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郡召功曹神龜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



四十餘矣

高燮字季和渤海人亦有文才嘗從容於家州辟主簿

陰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為李神雋所知賞神雋為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

姜儉字文簡起家徐州車騎府田曹參軍轉太尉外兵參軍蕭寶寅討關西引為開府屬寶寅為雍州仍

請開府從事帶長安令

甄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除祕書郎免官任城王澄為司徒引為法曹參軍稍遷尚書郎孝明末

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臨發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

楊固字敬安太和中從大將軍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

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懌被害汝南王悅為太尉辟固從

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

李琰之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臺參軍苦相敦引



胡叟少聰慧好屬文孤標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  
宋梁秦三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  
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為豪  
雋所尚

穆子琳出帝時為鎮東將軍以占奪民田免官爵久  
之阿至羅國主副越居為蠕蠕所敗其子去賓來奔  
齊獻武王奏去賓為安北將軍肆州刺史封高車王  
招慰夷虜表子琳為去賓長史復其前封

羊侃字士業年三十一襲父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  
南王悅騎兵參軍楊州刺史長孫稚請為錄事參軍  
後奏為統軍又請為其府錄事參軍帶長安令府州  
之務多所委決

王士良字君明少脩謹不妄交遊孝莊末爾朱仲遠  
啓為府參軍事  
叱羅協少寒微嘗為小吏以恭謹見知嘗州刺史楊  
均擢為從事

北齊司馬子如雲中人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攜家  
自南奔肆州為爾朱榮所禮遇假以中軍榮之向維  
也以子如為司馬

龐蒼鷹太原人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



宅半以奉高祖繇此遂蒙親識高祖之牧晉州引爲兼治中從事

李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俊齊王蕭寶寅引爲主簿記室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

王絃字師羅大安人初從葛榮反爾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以爲府從事中郎

封子繪字仲藻渤海人爾朱兆之亂與父隆之舉義信都奉使詣高祖高祖至信都召署開府主簿仍典書記中興元年轉大丞相主簿

張華原字蒲國代郡人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

府引爲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爲高祖所親待

崔陵字長儒河東人釋褐太學博士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陵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諮議參軍

崔瞻字彥通陵之子也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岳辟爲開府西閣祭酒後除御史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勅與北海王晞陪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

祖鴻勳涿郡人魏永安初元羅爲東道大使署封隆



之邢邵李渾李象及鴻勳竝為子使

高德政字士貞北海蓆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文宣引為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神武入擢為相府掾委以腹心

徐遠字彥遐廣寧人少習吏事郡辟功曹高祖以遠閑習書計命為丞相騎兵參軍深為高祖所知

崔昂性端直少華沉深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文襄廣開幕府引為記室參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人初事爾朱兆拜平遠將軍兆敗自縊於樹亮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

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釋褐爾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

張纂字徽纂代郡人初為爾朱兆都督長史為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起義山東劉誕據相州拒守

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引參丞相軍事

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也有才幹便弓馬被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或稱其有識用文襄與

語悅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

王峻字齋嵩零丘人悟明有幹略高祖以為相府墨



曹叅軍坐事去官久之文宣爲儀同開府引爲城局叅軍

崔廓之陳郡陽夏人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爲瑯邪王儼大司馬西閣祭酒遷領軍功曹叅軍

李元忠趙郡人魏清河王懌爲司空辟爲士曹叅軍遷太尉啓復爲長流叅軍懌後爲太傅被詔爲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爲主簿

羊烈字信卿太山人魏孝昌中方弱冠州辟主簿又兼治中從事史以吏事爲意幹濟見知釋巾太師咸

陽王行叅軍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人北州冠族少爲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

盧恭道性溫良有文學州辟主簿李崇北征以爲開府墨曹叅軍

李幼廉趙郡人初爲濟州長史文襄嗣事召詣晉陽除霸府掾謂杜弼曰并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時玄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荅文襄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幼廉卽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嘗在文襄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



客待以上賓之禮

平鑿燕郡人鑿歸爾朱榮於晉陽因陳靖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參軍前鋒從平鞏密每陳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

孫奉字彥舉樂安人高祖西討令作檄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崔伯謙字士遜少孤貧善養母高祖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日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別駕

蘇瓊字瑜之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之日卿欲官否對日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

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

高隆之字延興身長八尺美鬚髯沉深有志氣魏汝南王悅爲司州牧以爲戶曹從事遷員外散騎侍郎高祖與行臺于暉出討羊侃於太山暉引隆之爲行臺郎中

孫騰少質直明解吏事屬爾朱榮建義騰隨榮入雒高祖之爲晉州引騰爲長史加後將軍

斛律羨字豐雒少有機警尤善射藝高祖見而稱之世宗擢爲開府參軍

薛元穎太嘗卿光熾之子廉謹有信義起家永安王



參軍

陸印為吏部郎中上雒王思宗為清郡尹辟為邑中正食具丘縣幹

盧潛范陽涿人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上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

劉逖字子長彭城人少而聰敏戈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功曹

崔暹字季倫世為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書生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後臨光州啓暹為長

史

宋遊道廣平人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

盧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強斷知名世宗引為刑獄參軍

李愨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愨潛居林慮山觀候時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愨名召兼帳內統軍

裴諏之為沛王大司馬府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

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為開府屬號

曰雒陽遺彥

又周書云柳蚪退耕陽城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雒陽時舊



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蚌在陽城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蚌為行臺郎中諏為督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曰北府

裴藻少機辯有不羈志太傅司馬子如以為主簿子如之子消難鎮北豫又以為中兵參軍

後周宇文深初仕後魏祕書郎時群盜蜂起深屢言時事爾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軍尋除車騎府主簿後為子都督太祖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議

政事乃啓為丞相府主簿周惠達字懷文章武人魏齊王蕭寶寅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孝昌初魏臨

淮王彧以惠達為府長流參軍又云寶寅為大督景同為功曹參軍皇甫璠安定人少忠謹有幹略州辟為掾太祖為牧

補主簿以勤事被知每蒙褒賞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冀雋魏太昌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

引為記室薛端字仁直河東人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為參軍賜爵平陰男

柳帶常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韓賢素為雒州刺史召為主簿

蘇亮字景順魏齊王蕭寶寅引為參軍後寶寅開府



爲其府主簿寶寅西征轉記室參軍寶寅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寅雅知重之

柳敏河東解縣人爲河東郡丞及文帝尅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甚喜得卿也卽拜丞相府參軍事轉戶曹參軍兼記室

盧柔字子剛賀拔勝出牧荊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及勝爲大保以柔爲掾

趙善字僧慶爾朱天光爲肆州刺史辟爲主簿深器重之又以爲長史軍中謀議每參預之天光爲關右行臺表善爲行臺右丞後賀拔岳總關中兵復以爲

長史

韓裒爲大中大夫魏室亂裒避地於夏州太祖爲丞相引裒爲錄事參軍尋爲丞相府屬

趙肅河南人早有操行魏止光中酈元爲河南尹辟爲主簿

薛寘爲中書令車騎大將軍儀同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竝參之

李旭頓丘人初謁太祖浮奇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寔請以旭爲司馬太祖許之後太祖嘗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前旭爲丞相府記室參軍



檀翥高平人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以翥爲從事尋謝  
病客遊三輔時毛遜爲行臺鎮北雍州表翥爲行臺  
郎中

元偉河南人爲幽州都督府長史尉遲廻伐蜀以偉  
爲司錄書檄文記皆偉所爲

梁昕安定人爲關中著姓後居京兆之藍屋魏正光  
中秦隴亂蕭寶寅爲大都督統兵出討以昕爲行參  
軍以功累進征西將軍爾朱天光入關復引爲外兵  
參軍太祖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  
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卽授右府長流參軍

辛慶之隴西狄道人爲祕書郎司空楊津爲北道行  
臺討爾朱氏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後賀拔  
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于謹引爲府參軍事累轉  
從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

杜叔毗字子弼性慷慨有志節晉公護辟爲中外府  
樂曹參軍

令狐整字延保燉煌人世爲西土冠族魏東陽王元  
榮辟爲主簿

顏之儀父協在梁不仕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



記室叅軍協不得已乃應命

隋柳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在國蔡國公  
廣欽其名行引爲記室叅軍年始弱冠府中文筆頗  
亦委之

趙芬字士茂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太祖引爲相府鎧  
曹叅軍歷記室

辛彥之不交非類博涉經史太祖見而噐之引爲中  
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

衛玄字文昇少有噐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  
柳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

### 記室

李文博爲縣丞數載不調薛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  
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  
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懽笑其見  
賞知音如此

劉行本自梁歸周以諷讀爲事性剛烈大冢宰宇文  
護引爲中外府記室

元巖少以名節自許與高穎友善周大冢宰宇文護  
見而噐之以爲中外府記室

郭榮太原人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



厚擢中外府水曹參軍

李德林字公輔在齊爲殿中將軍天保之季謝病還鄉闔門自守乾明初尙書令楊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引授丞相府行參軍

趙賢通沉深有器局周太祖引爲相府參軍事

王邵字君懋少沉嘿好讀書弱冠齊尙書僕射魏收辟開府軍事

庾季才幼穎悟好占玄象梁廬陵王續辟荆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

蕭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高祖輔政

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

諸葛穎清韓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

常師字公穎京兆人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

常世康京兆人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段文振性剛直明達時務爲後周宇文護親信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

韋壽字世齡孝寬之子在周以貴公子罕有令譽趙王爲雍州牧引爲主簿

常肅在周爲宣納上士高祖爲相引爲賓曹參軍



長孫熾字仲光在州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叅軍

盧愷字長仁神情爽悟沿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

盧昌衡字子均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召補太尉叅軍事兼外兵叅軍

魏澹字彥深世以文學自業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鎧曹叅軍

陸爽字開明少而聽敏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

引爲主簿

趙綽周初爲夏官下士以明幹見知後爲掌教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叅軍

鮑宏字潤身嘗和梁湘東王繹詩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

裴政字德表年十五辟梁邵陵王府法曹叅軍事累轉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召爲宣惠府記室

柳莊字思敬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梁岳陽王蕭詧辟爲叅軍轉法曹

郎茂字蔚之爲陳州戶曹屬高祖亳州總管見而悅



之命掌書記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好讀書工史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叅軍事

張處威字元敬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為太尉中兵叅軍齊亡仕周為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為相府典籤

裴矩字弘大河東人齊北平王貞為司州牧辟為典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王不得調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叅相府記室事

何稠字桂林仕周御飭下士及高祖為丞相召補叅軍兼掌細作署

皇甫誕字玄憲安定人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賢通引為倉曹叅軍

游元字楚客廣平人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為叅軍事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晉王廣為揚州總管以元為法曹叅軍

張祥京兆人少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叅軍事陸彥師字雲房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叅軍事齊彭城王浹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



東閣祭酒

趙軌河南人少有行簡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  
劉綽字士元都昌人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  
賢通引為從事

劉炫字光伯河間人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充  
引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  
名

劉臻字宣摯沛國人仕梁為召陵王東閣祭酒後仕  
蕭詧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中外府記室參  
軍事羽檄多成其手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人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  
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

唐儉字茂約并州人高祖在太原留守儉與太宗周  
密高祖開大將軍府授簡記室參軍

劉政會滑州人隋大業中為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  
大將軍府建引為戶曹參軍從平長安除丞相府掾  
武士護并州人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  
顧接及為大原留守引為行軍司鎧以士護為大將  
軍府鎧曹

姜謩秦州人大業末為晉陽長高祖留守大原見謩



深器之大將軍府建引爲功曹叅軍平京城除相國  
賓曹叅軍

溫大雅字彥弘高祖在大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爲大  
將軍府記室叅軍專掌文翰

竇威字文蔚隋蜀王秀辟爲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  
稱疾還田里累轉考功郎中坐事免高祖入關召補  
大丞相府司錄叅軍

李綱字文紀少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周齊王  
憲引爲叅軍

封倫字德彝隋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楊素徃征之

署爲行軍記室

房喬字玄齡齊人大宗徇渭北一見便如舊識署爲  
北道行軍記室叅軍

杜如晦字克明仕隋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太宗平  
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叅軍

張公謹字弘懷個儻好奇略簡較郢州別駕初未知  
名太宗爲秦王李勣驟薦之於是引入幕府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人蕭銑僭號召署中書侍郎及  
河間王孝恭定荊州署荊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祐  
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



令狐德棻棻宜州人義旗建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自稱總管以德棻爲記室叅軍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

于志寧爲銀青光祿大夫太宗爲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郎中

李守素有實學高才爲山東名族容儀魁偉性識通辯工談論言詞簡要文洞名理太宗平王世克徵爲學士署天策府倉曹

李桐客仕隋爲門下錄事從討竇建德建德平太宗授秦府法曹叅軍

蔡允恭初仕隋爲起居舍人太宗平山東召入幕府署叅軍事補學士

蘇味道爲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之引爲管記

徐堅爲大子文學聖曆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大子左庶子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吏縣令傅文靜甚重之文靜後爲隴右營田使引仙客叅預其事遂以軍功累轉洮州司馬開元初王君奭爲河西節度使以仙



客爲判官甚委信之

封嘗清爲四鎮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儼人以破達奚功授疊州地下戍主便以爲判官仙芝代夫蒙靈啓爲安西節度使便奏爲慶王府錄事叅軍克節度判官每出征討嘗令知留後事

崔圖累官司勳員外郎宰臣楊國忠遙制劍南節度使引圖佐理乃奏授尙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

段秀實隴州人沉厚多斷天寶初安西節度馬靈啓署爲別駕奏從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七載高

仙芝代靈啓舉兵圍怛羅斯黑衣救至靈啓大駟軍士相失夜中聞都將李嗣業之聲因大呼責曰軍大而求免非夫也嗣業甚慙遂與秀實糾合散卒復成其軍師還嗣業請于仙芝以秀實爲判官授大侯府果毅後又爲節度荔非元禮白孝德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秀實試大嘗卿支度營田二副使

苗晉卿深沉有精識爲中書舍人時宰臣李林甫兼河南節度使以晉卿爲判官處事精審林甫重之裴冕爲渭南縣尉以吏道聞御史中丞王鉷克京畿採訪使表爲判官遷監察御史鉷有罪誅河西節度



使哥舒翰表冕爲行軍司馬

呂諲爲寧陵尉本道採訪使韋陟以爲支使及哥舒翰爲隴右河西節度使表授左龍武軍倉曹克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謹密勤於職務在使幕縱無事塊然獨坐不離按牘翰益親之

徐浩字季海累遷右捨遺麗正殿較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在幕府改監察御史

令狐滂彰父也天寶中仕鄧州錄事參軍以清白聞本道採訪使宋鼎引爲判官

高適好學以詩知名爲汴州封丘尉時邊將用事務

收俊又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適爲左驍衛兵曹克掌書記

趙驛爲河東縣丞採訪使韋陟以驛履操清直頗推敬之表爲宥僚使罷陳留採訪使郭納復奏驛爲支使

韋倫爲藍田尉以吏事勤恪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

馬炫以儒學著名隱蘇門山李光弼鎮太原辟爲掌書記累遷侍御史嘗參軍府謀議光弼益器之

韓滉字太冲少貞介好學至德初青齊節度鄧景山



辟爲判官授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以道路阻絕不獲赴因辟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奏克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叅軍

杜亞京兆人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獻封章授較書郎杜鴻漸爲河南節度辟爲從事永泰末劔南叛亂鴻漸以宰相出領山南副元帥以亞及楊炎竝爲判官

陸長源少涉獵書記乾元中陷河北諸賊因爲昭義軍節度薛嵩從事累授簡較郎中

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齊丘之子以門蔭授左衛兵

曹叅軍郭子儀爲關內副元帥以嘗伏事齊丘辟鎰爲判官後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撫州司戶量移晉陵令未之官洪吉觀察張鎬辟爲判官奏授殿中侍御史

元載爲監察御史韋鎰克使監選黔中引載爲判官崔元翰年已五十餘李勉鎮滑臺辟爲從事後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之又爲燧府掌書記

裴胄爲秘書郎陳少遊爲陳鄭節度使留後奏授大理司直少遊罷隴右節度李抱玉奏授監察御史不得意歸免陳少遊爲宣歙觀察復辟在幕府抱玉發



怒奏貶桐廬尉江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虚心下  
士幕府盛選才彥觀察判官許鳴謙有學識栖筠嘗  
異席容事之崔造輩皆所薦引一見胄深重之薦於  
栖筠奏授大理評事觀察支使

馬燧字洵美寶應中澤潞李抱玉署奏趙城尉令說  
相衛薛嵩拒絕僕固懷恩署奏左武衛兵曹歷太子  
通事舍人遷著作郎營田判官

齊抗少遊會稽剡溪中好讀書爲文長於牋奏壽州  
刺史張鎰辟爲判官開吏事而敏於機鎰甚重之鎰  
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抗隨在幕府建中三年  
鎰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奏抗  
爲監察御史前後籌量幕中事多出抗

張建封兗州人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觀  
察使常之晉辟爲叅謀奏授左清道兵曹不樂吏役  
而去素與馬燧有故燧爲河陽三城鎮過使辟爲判  
官及燧爲河東節度復奏建封爲判官特拜侍御史  
裴延齡乾元末爲汜水縣尉遇東都陷賊因寓居鄂  
州後華州刺史董晉辟爲防禦判官

姚南仲自右補闕貶海鹽令浙江東西觀察使韓滉  
辟爲推官無何表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克支使



齊暎少舉進士以博學宏詞授河南府叅軍滑亳節度令狐彰辟爲掌書記及彰卒後兵亂暎脫身歸東都河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張鎰出爲鳳翔節度使署奏爲判官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西河郡太守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叅軍剡縣丞時潤州刺史韋元甫嘗受恩於希望佑謁見元甫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視事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試訊於佑佑口對響應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爲司法叅軍及爲浙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爲從事深

信委之

盧群字載初少好讀書初學於番山淮南節度陳少遊聞其名辟爲從事建中末薦於朝廷會李希烈反叛詔諸將討之以群爲監察御史江西行營糧料使興元元年江西節度嗣曹王臯奏爲判官曹王移鎮江陵襄陽皆佐使幕府中事多以咨委以正直聞嚴礪爲梓州玄武尉從祖兄震節制南梁委以廩餉之職事甚修辨署爲從事加兼監察御史路泌爲城門郎從幸梁州以策說渾瑊署爲從事瑊討李懷光累奏爲副元帥判官



李景略幽州人爲幽府功曹寓居河中李懷光爲朔方節度招在幕府懷光反狀始萌景略退歸私家尋爲靈武節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轉殿中侍御史

高郢字公楚授咸陽尉郭子儀辟爲掌書記後忤子儀旨奏貶猗氏丞李懷光節制邠寧奏爲從事轉副元帥判官及懷光叛馬燧平河中又辟郢爲掌書記權德輿字載之韓湘黜陟河南辟爲從事試祕書省較書郎貞元初復爲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表同日至德宗雅聞其名徵爲太常博士

李若初爲陳州太康令刺史李克厚遇之克遷河陽三城使奏若初爲從事軍中事多委之

李融少孤自修立性嚴正善吏事累官至美原尉京兆尹賈至舉授長安主簿朔方節度郭子儀署奏監察御史爲賓佐居無何子儀聽讒署奏大理司直兼襄陵令官罷鮑防署奏監察御史福建都團練判官馬彛扶風人嗣曹王臯爲襄陽節度善用人彛未知名臯始辟之卒以正直強幹稱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一十四

辟署第四

唐于頔字休甫河南人少以吏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為尹史翺所知翺出鎮襄陽奏為御史克判官大曆中第五琦署為河東租庸糧料鹽鐵等使務元載為諸道營田使又署為郎官令於東都汝州開置屯



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始以千牛備身調華陰尉黜陟使劉灣辟為判官

李元諒勇敢多計少從軍備禁衛積功勞至試太子詹事鎮國軍節度使李懷讓署奏鎮國軍副使使領州

盧綸建中初為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渾瑊克京城西面副元帥板綸為元帥判官簡較金部郎中

呂元膺鄆州東平人質度環備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問高第授陝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鑄聞

其名辟為長春宮判官屬蒲賊侵軼鑄失所守元膺遂潛跡不務進取貞元初論惟明節制渭北延在賓席自是名達於朝廷

鄭雲逵滎陽人大曆初舉進士性果誕敢言客遊兩河以畫干朱泚泚悅表為判官授大理評事累諫議大夫奉天之難奔赴行在居數月李晟表為行軍司馬戎略多咨之賊平拜給事中

趙植奉天人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以家人奴客奮力拒守仍獻家財以助軍資賊平咸寧王渾瑊辟為推官貞元初遷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兼副



使

郝士美字和夫未冠爲陽翟丞李抱真鎮潞州辟爲從事雅有叅贊之績

李鄴字爲字爲李懷光所辟懷光叛鄴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事泄懷光囚之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爲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維中襄州節度嗣曹王臯致禮延辟署爲從事

崔從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以父憂免喪不應辟命久之西川節度韋臯奏掌西山運務知邛州事劉闢阻命從拒守不從之闢平從事坐累

多伏法唯從以拒闢免盧坦在宣州辟爲團練副使胡誼字啟中河東人舉進士貞元中登科渾瑊爲河中節度使辟爲從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適遠改授太子舍人襄陽節度使于頔請爲掌書記

程昇爲華州鄭縣尉精於吏職剖析無滯杜雍之刺同州帥河中辟爲賓佐

韋綬字子章初爲長安尉朱泚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子頓鎮襄陽辟爲賓佐

段平仲舉進士杜祐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爲掌書



記復移鎮華州仍爲從事

劉伯芻登進士第志行脩謹淮南杜佑辟爲從事

穆員工文詞尚節義杜亞爲東都留守辟爲從事簡

較員外郎

路隨泌子也爲潤州叅軍爲李錡所困使知而事隨

脩然坐市中不介意韋夏卿爲東都留守聞而辟之

由是聲名自振

孟郊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雜中與之遊薦

於留守鄭餘慶辟爲賓佐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

辟書下而卒

竇羣爲侍御史順宗時附王叔文爲叔文之黨出爲

唐州刺史羣至唐州節度使于頔以故人待之署羣

爲副使表兼御史中丞賜金紫

竇嘗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進士第寓居廣陵之柳

楊結廬種樹不求苟進以講學著書爲事凡二十年

不出貞元十四年杜佑鎮淮南奏授較書郎爲節度

叅謀

馬總字會元爲刑部侍郎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爲

淮西宣慰處置使奏總爲宣慰副使司勳員外郎李

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兩



使判官書記皆從之

韓愈字退之元和中爲右庶子時方討淮蔡兵久無  
功丞相裴度兼淮西節度督軍於郟城奏愈守本官  
兼御史中丞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旋以蔡州平隨  
度歸闕拜刑部侍郎

崔戎字可大爲藍田主簿爲藩鎮名公交辟裴度領  
大原署爲參謀

竇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袁滋鎮滑州辟爲  
從事滋改荆襄二鎮皆從之掌管記之任平盧薛平  
又辟爲副使入朝爲刑部郎中元稹觀察浙東奏爲  
副使兼中丞賜金紫移鎮武昌鞏又從之終於鄂渚  
孔敏行字至之元和五年進士擢第呂元膺廉問岳  
鄂辟爲賓佐丁母憂而罷後元膺爲東都留守移鎮  
河中敏行皆從之

梁覲梁州城固人夫妻隱於城固南山山南西道節  
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爲節度參謀

賈直言初從事於李師道師道不恭朝命直言冒刃  
說者二輿襯說者一師道訖不從及劉悟斬師道節  
制鄭滑得直言於禁錮之間又嘉其所爲因奏置幕  
中悟遷於潞亦與之俱後穆宗以諫議大夫徵之悟



拜章乞留復授簡較右庶子兼御史大夫依前亮昭  
義軍行軍司馬

張又新爲左補闕與拾遺李續之尤蒙宰相李逢吉  
瞻待指爲鷹犬逢吉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又新  
爲行軍司馬續之爲副使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  
毗陵之陽羨山年踰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觀察使李  
衡辟爲從事使者三返方應召故相齊映代衡又留  
署職府罷歸之

高瑀少好論兵釋褐右金吾曹累辟諸府從事

王質字華卿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  
見四府累奏兼監察御史入朝累官戶部員外郎舊  
府延薦簡較司封郎中賜紫金魚袋克興元節度副  
使

崔咸少有林壑之志往往潛遊南山經時不返旣冠  
連中文科尤長於篇詠好飲酒每風月孤靜吟嘯移  
時多悽愴流涕至酷醉則已鄭餘慶李夷簡皆辟於  
幕中如奉師友

崔珣博陸人王質爲宣州觀察使辟珣及劉蕢裴夷  
直趙晔爲從事皆一代名流



羅讓丁父憂喪服既除尚麻衣茹荼不從四方之辟者十年李廓為淮南節度就其家拜請從事除監察御史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初以父再秉國均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張引靖罷相鎮太原辟為掌書記繇大理評事遷殿中侍御史

李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從涼國公李聽歷四鎮從事後為兵部郎中令狐楚奏為太原節度副使

韋澳字子斐太和六年擢進士第性貞退登第後十年不仕周墀鎮鄭滑辟為從事

劉蕢寶曆二年擢進士第太和二年策試賢良不第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儒在襄陽辟為從事待如師友鄭亞字子佐李德裕在翰林亞以文干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為從事

鄭畋字台文亞之子也釋褐汀州節度推官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絢相繼秉政素與李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不得借於士伍咸通末令狐絢出鎮淮海劉瞻鎮北門辟為從事

盧簡求字子藏釋褐江西王仲舒從事又從元稹為浙東江夏二府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釐東維皆辟



爲賓佐入朝爲監察御史裴度鎮太原復奏爲記室  
令狐楚弱冠擢進士第桂州觀察使王拱愛其才辟  
爲幕府懼不從請飛章而後致意父承簡時爲太原  
功曹楚有庭闈之戀至桂林謝知不預晏遊乞解職  
奉養李說嚴綬鄭儋繼鎮太原高其節行累辟爲掌  
記

鄭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覆落柳公綽鎮  
襄陽首辟之朗後爲名相公綽又辟盧簡辭崔瑗夏  
侯孜韋長李拭皆至公卿

柳璧進士第文格高雅馬植鎮陳許辟爲掌書記又  
從植汴州李瓚鎮桂州奏爲觀察判官

柳玘初辟高湜度支推官踰年拜左補闕湜出鎮澤  
潞奏爲節度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李尉鎮襄陽辟  
爲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爲副使

李商隱少負奇才令狐楚罷相歷汴州興元節制辟  
爲從事遊處之間未嘗相捨楚卒王茂元鎮涇原聞  
其才命爲管記茂元移任俱之河陽茂元卒桂州鄭  
亞復奏爲判官官至侍御史在嶺表累年大中十三  
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  
狐絢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絢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



從爲掌書記府罷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大學博士會  
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

劉三復潤州人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三復以所業  
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辟爲從事德裕三  
爲浙西三復皆從太和中德裕輔政用爲員外郎居  
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  
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  
三爲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至公入相薦用登朝  
中復從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員外郎奉使  
至潞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  
事夔無其比因賦詩餞別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  
西蜀楊州累遷御史中丞

楊收字藏之兄發爲潤州從事因家金陵收得第東  
歸路繇淮右故相司徒杜棕鎮揚州延收署節度推  
官奏授較書郎自棕罷相鎮西川復管記室宰相馬  
植奏爲渭南尉克集賢較理改監察御史收辭以兄  
尙從事侯府植嘉之收卽密達意於西蜀願復爲叅  
佐棕卽表爲節度判官植乃以收弟嚴代爲較理周  
墀罷相鎮西蜀表嚴爲掌書記墀至鎮而卒棕乃辟  
嚴爲觀察判官兄弟同幕爲兩使判官時人榮之



劉鄴三復子也三復嘗為李德裕浙西從事大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章客遊江浙高元裕廉察陝虢署為團練推官

王堯龜子也苦學善屬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涓鎮江陵皆辟為從事溫庭筠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為巡官

李礩字景望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歸仁晦鎮大梁穆仁裕鎮河陽自監察殿中相次奏為從事

王調為長安令鄭從讜罷相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

東節度兼行營招討制下許自擇叅佐乃奏調為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脩撰趙崇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克推官前左拾遺李渥克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克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中朝瞻望者目太原為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

劉崇望登進士科王凝廉問宣歙辟為巡官崔安潛鎮許昌成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潛幕下

趙光喬為膳部郎中知制誥劉季述廢立之後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重之奏為副使



司空圖咸通中登進士第三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疑廉問宣歙爲上客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嘉其高節携入朝路經分陝謂陝師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爲賓佐後爲禮部郎中故相王徽鎮澤潞乃表圖爲副使徽不赴鎮而止

常寂字處黜釋褐爲萬年尉同州夏陽令崔喬知爲循吏辟鹽鐵巡官

梁張策爲膳部員外郎率帥韓建辟爲戎判及建領

許州又爲掌書記天復中策奉其主書幣來聘太祖

見而喜曰張夫子且至矣即奏爲掌記兼賜金紫

孫騰滑臺人知書亦微有詞筆唐光啓中魏博從事

公乘億以女妻之因教以牋奏程武時中原多難縫

掖之士縮影竄跡不復自顯億旣死魏帥以表章牋

跡淹積兼月不能發一字或以騰爲言即署末職主

奏記事累遷職自支使掌記至節度判官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唐平陽王暉之後也翔好

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黃

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使支



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  
繇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牋刺往往有警句傳  
於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  
之謂發曰知公鄉人有才可與俱來及見應對稱旨  
卽補右職每令後軍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卽署館  
驛巡官俾專掌檄奏龍紀元年六月以朝散大夫前  
太子中允爲中大夫簡較水部郎中守揚州大都督  
府左司馬賜紫金魚袋翔始以書檄從軍每進規畫  
自經始蔡寇至于殄滅梁祖嘉其侍從裨贊之績特  
表其事遂有此授

李振仕唐爲台州刺史會盜據浙東不克之任以策  
于太祖太祖奇之辟爲從事太祖兼領鄞州署天平  
軍節度副使

韋震仕唐爲右武衛將軍歸于太祖表爲揚州左司  
馬又表爲蔡州四面都統判官尋奏授簡較左僕射  
克宣武節度副使

謝瞳字子明爲亳州團練使太祖征淮南過郡因求  
侍府幕表爲宣義節度副使留後

高途字昭遠初爲鄞州從事爲鹽鐵使秦韜玉所知  
薦於太祖乃署宣武軍掌記遷汴宋毫觀察判官改



平宣義兩府從事

盧曾頗好書有所執守始爲齊州防禦使朱瓊從事瓊降與之偕來太祖辟爲宣義幕職

李珽字公度爲監察御史丁內艱憂闋再徵爲御史以疾不起成汭鎮荊州辟爲掌書記踰時乃就汭死襄帥趙凝復奏爲掌記入爲左補闕太祖爲元帥復署爲天下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珽曰此真書記也羅隱餘杭人也唐廣明中因亂歸鄉里節度使錢鏐辟爲從事

後唐任闕京兆人李嗣昭典兵於晉陽與園遊處分義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判官制授廷評解褐賜朱紱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爲推官歷掌書記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簡轅司空魏博節度副使

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簡議者目爲玉界尺昭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鳳翔支使

豆盧革少值亂離避地鄜廷轉入山中王處直禮之



辟於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葉枯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

趙鳳幽州人從劉守奇奔梁用守奇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

何瓚閩人也天祐三年登進士第謁莊宗於晉陽一見受知辟河東推官漸轉留守判官張承業卒代知軍府處事明敏胥吏畏其清而服其能好會賓友飲饌精簡談笑婉洽外踈內密事有所執性愎不回鄴中建號拜諫議大夫慮帝業不成堅乞判留守於北京詔下許之未行車駕已平梁苑瓚從至雒下郭崇

韜欲留於兩掖爲人所忌竟赴北京

盧汝弼唐大順中登進士第宣歙觀察使裴樞辟爲判官後爲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雒移疾退居客遊上黨過潞府爲太原所攻節度使丁會歸降汝弼從會至太原武皇奏爲節度副使累奏戶部侍郎

盧程天復末登進士第爲鹽鐵巡官昭宗遷雒陽程客遊燕趙中山王處直禮遇未優故投于太原莊宗署爲推官尋改支使後歷觀察判官

李敬義衛公德裕孫也嘗從事浙東退歸雒南平泉



舊業昭宗遷都雒陽敬義爲司勳員外郎辭疾不授  
衛尉寺主簿後挈族客居衛州者累年莊宗定河朔  
遣使迎至魏州署北京留守判官

孔邈交州曲阜人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較書郎崔  
遠在中書奏萬年尉克集賢較理以親舅獨孤損方  
在廊廟避嫌不赴職謁羅紹威於鄴下辟爲判官

蕭希甫梁時登進士第之鎮州王鎔署叅軍後遁於  
易州落髮爲僧莊宗搜楊賢俊幽州馬紹宏以希甫  
聞召至魏州辟爲推官

李襲吉乾符末爲河東節度李都榷鹽判官時喪亂  
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襲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  
爲府掾出宰榆社光啓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焉  
旣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旨或有薦襲吉能文召試  
稱旨即奏爲掌書記三遷節度副使

陳人少好學善屬文嘗客於浮陽會浮陽軍亂徙居  
大梁莊宗平梁郭崇韜遙領管山召居賓榻崇韜從  
魏王繼岌伐蜀署爲招討判官

藥縱之太原人少爲儒明宗刺代州署爲軍事衙推  
從明宗鎮邢州爲掌書記歷天平宣武兩鎮節度副  
使



馬郁幽州人劉仁恭入燕用爲掌書記唐天祐元年  
汴人寇滄景仁恭求援於武皇武皇徵其兵同攻潞  
州仁恭遣郁與監軍張居翰率師數萬赴會澤潞旣  
平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兄守文又失滄景乃留郁  
不遣署爲副留守累官至簡轍司空秘書監武皇與  
莊宗禮遇俱厚歲時給賜優異

司空頰貝州清陽人景福中舉進士不第羅紹威爲  
節度副大使頰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爲延譽羅  
弘信署爲府參軍辟館驛巡官改節度巡官歷掌書  
記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精力遊學莊宗嗣世補太原府  
司錄參軍天祐十三年授監察賜緋署魏博推官改  
掌書記魏博觀察判官鎮州平授魏博鎮冀十郡觀  
察判官

胡裝禮部尚書曾之孫莊宗署館驛巡官未幾遷節  
度巡官賜緋尋歷推官

王正言鄆州人早孤貧爲沙門密州刺史賀德倫令  
歸俗署郡職德倫鎮青州表爲推官改鎮魏州觀察  
判官

周玄豹本燕人有表許之術莊宗署玄豹北京巡官



石知訥本梁時之走吏也漸厠簪組夏魯奇辟爲河陽節度判官移任許州亦佐之

晉趙瑩初依梁將康延孝延孝奔唐莊宗同光初用爲鄭州防禦使表瑩爲判官三年延孝爲陝帥又署賓職高祖爲陝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卽奏署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

劉昫涿州人文學優瞻隱居上谷太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菴共處定州通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爲易州刺史署昫爲軍事衙推及都去任假五廼令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暉爲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爲觀察推

官

馮玉字璟臣少應進士不第唐長興中宣徽使馮贇出鍾太原玉以宗盟之分往依之贇乃奏玉爲從事府罷入朝拜監察御史

崔稅梁永明三年舉進士王文薛廷珪愛其才擢升甲科開封尹王瓚表爲從事專掌書奏瓚待之若親友

呂琦幽州人勵志勤學遊於汾晉唐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翹佇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業禮遇尤厚會其子瓚



領麟州刺史乃辟琦從事同光中趙德均鎮滄州表琦爲節度推官德均移鎮幽州亦從之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少而携秀爲鄉曲所稱弱冠擢進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爲從事

曹國珍字彥輔少值燕薊亂離因落髮被緇客于河西延州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辟爲從事國珍嘗以文章自許求貢禮闈萬興飛表薦之梁永明中特勅進士及第還爲萬興幕客且掌書奏暮年入爲左拾遺史圭管山人後唐同光中任圜爲真定尹擢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爲從事及明宗代崇韜復以舊職廩之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杜門隱居無名宦之意梁永明中劉鄩開幕鄜坊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歷雍汴滑交從事

孔崇弼登進士第爲弘文較理昭宗幸雒陽河南尹張宗奭以崇弼名家子署爲幕賓

陳保極閩中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泰王榮後聞其名辟爲從事

漢李崧深州饒陽人仕後唐爲太嘗寺協律郎王師伐蜀王繼岌爲都統署都統掌書記



蘇逢吉京兆人也父悅爲高祖從事因從容薦逢吉  
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神情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爲  
賓佐爲節度判官

李鱗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遊河朔入嘗山趙王鎔  
辟爲從事嘗山平莊宗以鱗爲霸府支使

龍敏幽州人少爲儒丐遊都邑莊宗定魏博敏聞故  
人馮道爲霸府記室乃客于河中歲內歸太原館於  
馮道之家監軍使張承勣從容謂道曰吾子鄉友南  
來何不相見遂得通刺會莊宗在魏州召道從軍承  
勣即署敏爲巡官典監軍奏記

張允鎮州人幼學爲儒仕本州爲參軍張文禮之據  
州叛唐莊宗致討允隨文禮于處瑾請降於鄴不允  
與處瑾並繫于獄鎮冀平宥之留于鄴署府功曹趙  
在禮嬰城叛署節度推官從事滄亮二鎮書記

周馮道瀛州人唐天祐中劉守光署爲幽府掾守光  
敗道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尋爲霸  
府從事莊宗歸寧太原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  
予今於此會取一書記先以卮酒辟之即舉酒屬道  
道以所舉非次抗酒辭莊宗曰勿謙抑無踰於卿也  
遂署太原掌書記



馬胤孫同光末擢進士第唐末帝爲潞王鎮河中胤孫客遊依之署爲支使俄改記室潞王守河中留京師歲餘胤孫不離于邸第長興中潞王自西京留守改節鳳翔胤孫累轉觀察判官

和凝字成績十九登進士第滑州賀環知其名辟靈幕下

蘇禹珪字玄錫以五經中第爲潞并管記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爲廉判

楊凝式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克留守巡官

王仁裕天水人入蜀爲翰林學士蜀亡入雒復爲秦州戎判秩滿歸田里時王思同鎮興元聞仁裕名奏辟爲幕賓尋改西京留守判官

司徒詡清河人少好讀書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歷瀕城令有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爲從事

賈緯真定人舉進士不第歸河朔本府累署叅軍邑宰范延光鎮真定表授趙州軍事判官

劉皞後唐初授高季興於荆南累爲荊州攝官旣而見昞明宗朝爲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顯鎮鄧州辟爲



從事入爲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脩撰長興  
未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爲節度判官

張沆徐州人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每賓寮  
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  
沆初通刺屬合座客各爲南湖廳記謂沆曰聞生名  
久矣請爲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羣士記成獨取沆  
所爲勒之於石繇是署爲河南府巡官秦王敗勒歸  
鄉里晉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爲著作佐郎  
集賢較理右拾遺維翰出鎮奏爲記室

張昭趙郡寧晉人後唐同光中依興唐尹張憲憲奏  
爲從事及憲移河東留守與之俱行遇莊宗維陽之  
變憲爲部將苻彥超所害昭僅以身免

冊府元龜

幕府部

卷之七百二十九

二十一



册府元龜 卷一百一十四

雜錄 卷一百一十四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

幕府部 一十五

連累 貪縱 邪謀 譴斥

連累

古者三公將帥並開幕府必精於聘選以為參佐故  
崇璧馬之禮盛弓旌之招為之佐助待以師友若乃  
禪贊無狀計畫靡聞使其僭擬致禍驕侈取亡或陰

册府元龜 幕府部

卷一百一十四

一



拱以觀其謀或踴躍以挺其惡以至法當連茹禍及淪胥至於禁錮終身拏戮親族豈繇天孽非不幸焉後漢傅毅爲車騎將軍馬防軍司馬毅以文雅顯於朝廷防外戚尊重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而歸

班固爲大將軍竇憲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先生免官

崔瑗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羊陟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

何休辟大尉陳蕃府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

魏王基爲大將軍曹爽官屬徐河南尹未拜而爽伏誅基隨例罷

盧欽爲大將軍曹爽掾除尚書郎爽誅免官

裴秀爲大將軍曹爽掾遷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

蜀何朗領丞相諸葛亮長史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

晉潘岳爲大傅楊駿主簿駿誅除名

嵇含爲楚王緯掾緯誅坐免



應詹爲趙王倫征東長史倫誅坐免

陸玩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而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諫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

宋庾登之爲謝晦撫軍長史及晦拒王師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陸展爲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質敗伏誅

荀伯玉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子勛舉事伯玉友人孫冲爲將帥伯玉隸其驅使封新亭侯事敗伯

玉還都賣卜自業

陳韋諒爲始興王叔陵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謀逆諒伏誅

後魏路仲信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李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長樂以罪賜死時卜巫者河間邢瓚辭引鳳曰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

李遣元爲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印令爲愉所親逼與同反愉敗遣元逃竄會赦文乃雪



北齊王晞爲嘗山王友時文宣昏逸嘗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舂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大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柰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什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惛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夫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繇是免徙還爲王友

後周陸逞爲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

隋蘇沙羅爲益州總管長史會越嵩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爲奴所殺秀乃詐稱左右斬之又調屬僚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繇是除名

李圓通爲并州長史時秦孝王爲刺史以奢侈得罪



圓通亦免官

唐崔器天寶中為監察御史中丞宋渾東畿採訪使渾引器為判官渾坐賊流嶺南器亦隨貶

李白天寶末為永王璘江淮兵馬都督從事璘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遇赦得還

盧徵永泰中江淮轉運使劉晏辟為從事委以腹心之寄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徵貶珍州司戶元琇

亦晏之門人興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徵為度支員外郎琇得罪徵坐貶為信州長史

馬總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為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總坐貶泉州別

駕監軍入掌機務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總遣從事穆贊鞠總贊稱無罪總方免死

沈亞之為桓耆滄德宣慰判官耆帥數百騎入滄州取節度使李同捷赴京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

耆貶循州司戶亞之貶虔州南康尉錢可復太和末為禮部郎中鄭注出鎮鳳翔李訓選

名家子以為賓佐授可復簡較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克鳳翔節度副使訓注敗可復為鳳翔監軍使所

害



李巨川爲王重榮河中府掌書記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罪叅佐貶爲漢中掾

後唐劉贇明宗朝爲刑部侍郎時秦王爲元帥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贇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士納誨異其凜畏乃薦贇明宗授祕書監兼秦王傳贇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故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及在秦府因事或發正論王側目怒視殊無下賢之色或與諸僚候於外屏有竟日不召而不得食而指闕之謀故不預聞及秦府得罪或傳旨安慰言止於朝降而贇已被麻衣乘驢在門聞其安慰曰此存撫之情也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叅佐朝降免死幸也俄而臺吏示勅長流即時赴貶所

後唐樂文紀爲亳州判官刺史李鄴爲政貪穢長流崖州百姓文紀坐昧於贇佐配郴州長流百姓

貪縱

漢陳湯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執納說多從嘗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後漢宋章爲司徒桓虞掾章貪而不法同府掾楊仁脩不與交言同席



魏丁斐為太祖典軍較尉從征吳斐以家牛私易官牛

晉郭象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大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中外繇是素論去之

諸葛長民為桓玄平西參軍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簡無鄉曲之譽尋以貪刻免

後魏韓務為平北長史頗有受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

張僧皓為歷城郡功曹時內史房伯祖闇弱委事僧

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克

祖瑩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事發除名後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為長史又坐截沒軍資除名

羊祉為司空輔國長史侵盜公私營構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復還

元慶智為大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號曰十錢主簿

東魏裴景顏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為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中

北齊陳元康為神武相府功曹參軍便辟善事人希



顏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債交易徧於州郡爲清論所譏祖珽爲神武開府倉曹叅軍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姬擲樗蒲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爲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遊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繇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叅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

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

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爲

珽字孝徵

珽後爲秘書丞領舍人

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

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

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

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叅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

城局叅軍過典籤事高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

彥深谷都無此事遂被推簡珽即引伏神武大怒夾

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

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



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叅軍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叅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情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家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祖喜二錠餘盡自入已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謀季瓌等叔謀以語楊愔愔頓眉咎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據法處絞帝尋捨之又

盜官遍略一部事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稚簡并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叅軍孫子寬往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留臺事謀亡珽自知有犯驚恐是嘗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卿丞親簡較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所圖遂還宅簿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叅於晉陽珽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截免官文宣每見之嘗



呼爲賊

唐陸長源爲宣武節度行軍司馬好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爲軍州所禮重判官孟叔度性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自稱孟郎繇是人惡而輕之衆心共怒故節度使董晉卒未十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仍齎食之

卿侃爲壽州刺史楊承恩判官侃擅行威令貪冒貨財多欲枉法貞元十五年七月命權知壽州刺史王宗集衆決疑

後唐馬郁唐末爲幽州李儔掌書記嘗使於鎮州王鎔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屢挑之鎔幕客張澤亦以文章有名謂郁曰子能座上成賦可

以此妓奉酬郁抽筆操紙即時成賦擁妓而去

豆盧革初爲定州王處直判官理家無法有日獨請謁見處直慮布政有闕疑有所勉歛板出迎革立通尺牘處直指笏披之乃爲嬖人所軍職也

司空頰爲莊宗魏博節度判官是時帝方事河南連年征伐魏博軍政決之於頰累遷簡較右僕射權軍府事長史補署多通路遺家畜妓妾不修廉隅同職惡之



晉張從肅爲晉昌府節度行軍司馬以僞蜀故夔王  
賡李氏富於粧奩從肅略娶爲妻李氏訴之天福七  
年四月勅以曾該赦宥止配靈武收管永不任用

邪謀

夫漢魏之後竝開幕府參佐之列其猶服肱莫不資  
濟濟之賢成婉婉之畫也若乃以利傷行枉道事人  
毀信廢忠交私逢惡縱肆邪說協比匪人故大則毀  
其龜玉小亦累其長上聽其言者曾不是圖觀其謀  
始之端猶謂相得之晚稔其干紀俾之覆宗斯則爲人  
謀而不忠當法家之所耻者也是以於奉國爲不臣

於事人爲不義前車之覆可以明徵謀謨是資尤所  
深誠者矣

晉錢鳳爲大將軍王敦鎧曹叅軍數得進見知敦有  
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  
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使與沈克交構沈克爲王  
敦叅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克許以爲司  
空克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其古  
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  
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  
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



行篡弒。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謀。當不義之責。朝廷誠信。積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况見機而作。邪克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堅。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爲儒所殺。

周撫爲王敦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

任讓爲冠軍將軍。蘇峻參軍。庾亮輔政。徵峻爲散騎。嘗侍峻。疑亮害已。表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

郗超爲大司馬桓溫征西將軍枋頭之敗。溫深恥之。旣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旣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可不深思哉。溫旣得此計。深納其



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

下範之為桓玄江州刺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玄將為篡亂以範之為丹陽尹與殷仲文陰撰策命玄僭位其禪詔即範之文也

殷仲文為桓玄諮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而仲文寵遇隆重兼於上下矣玄將為亂使總領詔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軍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後秦韋宗為姚宣參軍姚泓初立宣時鎮李閏北地

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泓使姚超擒之宣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眾既發宗姦語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疆盛為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虚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以叛

宋何承天為謝晦荊州諮議參軍領記室文帝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囑密信報之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



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順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乃使承天造立表檄

宗儼之爲沈攸之荊州主簿攸之旣以兵反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儼之勸功曹校實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括若不時舉挫銳厲威令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

焦度爲江州刺史王景文鎮南叅軍隨景文還都嘗

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陳彭嵩爲始興王叔陵書記領衝陽內史叔陵爲逆嵩伏誅嵩叔陵舅也有寵謀謨皆預焉

後魏斛斯椿旣歸爾朱榮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

北齊司馬子如魏末爲爾朱榮司馬榮之誅子如知有變自宮內突出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走出京城世隆傾欲還北子如日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洶洶唯強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卽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廻軍向京



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是爾有餘力使天子觀聽懼我威強於是世隆還逼京城

隋張衡爲漢王諒侍讀及諒轉牧揚州衡復爲掾諒甚親任之衡以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唐高宗尚玄宗天寶末爲安祿山平盧掌書記出入卧内祿山甚信用之祿山肥疾若睡尚執筆在旁通宵不寐繇是益親信遂與嚴莊等共解岳誠因其疑懼勸其謀反祿山累表至屯田員外郎及隨祿山寇陷東京僞授中書侍郎僞赦書制勅盡尚爲之毀贖本朝所不悉聞皆繇尚曲說其事也

盧會昌德宗貞元中爲昭義節度李抱真營田副使抱真卒其子緘匿喪不發會昌令抱真從甥元仲經潛與緘謀其明日將吏會集仲經詐爲抱真令曰吾疾甚不能蒞職今令緘掌軍事諸軍善佐之節度副使李泂及諸將吏俛首皆曰諾頃吏緘盛服而出衆拜之緘乃悉府藏頒賞軍士會昌仍詐爲抱真表請以職事付緘翌日又令諸將連奏請緘領軍事帝聞抱真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傳觀變且命以軍事屬於大將軍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緘詐言抱真疾病請見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緘乃出遣中使左右皆陳



兵甚嚴備中使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歿令以軍務屬延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有詔不許緘掌軍事諸公意如何將吏莫有對者緘懼而退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哭中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趣遣緘赴東都元仲經逃于外延貴捕得殺之既歸罪仲經會昌因得不坐

卿侃貞元中爲壽州刺史楊承恩判官承恩老耄多病其政事委男澄及侃與孔目官林辰等承恩既疾甚侃等乃與將較等謀以澄爲刺史團練副使王宗知之密與大將田瑀等議曰楊大夫暫疾病當卽瘞平脫有不諱卽朝廷自除刺史豈可便令楊澄知事也遂因繫澄侃等驛騎以聞故授宗官辰侃等得罪季貞抱昭宗時爲幽州李威幕客威以軍亂故推其弟衛爲留後鎮州王鎔以威失國因請稅駕於嘗山北郭海子園託以親弋旣造之威遂逼以兵仗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東偏門內有鎔之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缺垣中有一人識是

闕文

### 譴斥

唐殷嶠爲吏部侍郎從太宗擊薛舉爲元帥府司馬

心下鈔如別



時太宗遇患委軍於劉文靜誠之日賊衆遠來利在  
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然後可圖也嶠謂  
文靜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可因機破  
賊乃以勅敵遣王也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念恐賊  
輕我請耀武以威之遂陳兵塹圻爲薛舉所乘軍乃  
大敗嶠坐減死除名

元萬頃爲李勣遼東道管記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  
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水險莫離友報云謹  
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  
于嶺外

張弘靖爲東都留守杜亞從事留守將令狐運逐獸  
出郊其日有劫運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  
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  
運職在衙必不爲盜劫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  
仍斥員及弘靖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  
於河南界得賊

後唐盧程莊宗在晉陽程爲推官及出師趙魏欲遷  
爲書記程以無刀筆才不敢奉命故盧質典記室留  
於晉陽自行臺駐魏州河東軍之務專制於監軍張  
承業承業嘗命程監諸廩出納程辭之日此事非僕



所能請擇其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卽合飛書  
草檄開濟霸圖命爲書記堅稱短拙及令監廩又以  
爲辭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涕謝之

勾龍階爲陝州觀察判官清泰二年勒停追毀見任  
官牒以斷獄謬誤故也

册府元龜

王鎔遽挾於馬上肩之而去威格關移時與貞抱俱  
死焉而此時之謀皆出於貞抱也

後唐魏琢自莊宗爲晉王時琢爲安義軍留後李繼  
韜幕客與牙將由蒙入奏公事每撫陰事報繼韜云  
朝廷無人終爲河南吞噬遲速間耳由是陰謀叛計  
內官張居翰時爲昭義監軍莊宗將卽尊位詔赴鄴  
都潞州節度判官任圜時在鎮州亦奉詔赴鄴矣琢  
蒙謂繼韜曰國家急召此二人情可知也

孫晟莊宗時爲秘書省著作佐郎明宗天成初未守  
殷據夷門叛晟時爲幕賓實贊成其事



晉胡漢榮為安州節帥李全全元隨左都押衙天福二年十一月全全奏奉詔抽漢營以近染重戾候損日赴闕漢榮本指吏也以全全歷數鎮而濫聲誼聞知有旨欲授以他職免陷功臣漢榮懼其得罪遂託疾勤金全貳于朝廷自此之始

胡饒為王建立所辟奏為真定少尹天成末定州王都備亂陰使人結建立為兄弟之國饒又曾為梁時右庶子張澄為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坐則以陰符鬼谷為已任建立時密以王都之盟告之澄與饒俱贊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事遂寢而饒

之光戾如此

高鴻漸為雍京知留梁文矩從事文矩素慎靜為鴻漸所教京兆之人稍致撓樊



謹斥

夫朝廷藩屏寄之公侯幕府婉畫屬在賓寮莫不交  
致辟書廣延時彥奉以加遵之禮資其入幕之謀洎  
乎因稱其才有辱於命任使失所職事斯廢不能畏  
此簡書所以受其謹斥也

晉孫楚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  
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  
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  
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  
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



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李興蜀郡人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為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

習鑿齒襄陽人為大司馬桓溫別駕溫甚器遇之後使至京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玉何似荅曰生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溫後激怒既盛乃出鑿齒為棗陽太守復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巷宋臧質為江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為太祖所知徙為給事中曾稱宣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

平太守

顧琛為彭城王義康司徒錄事軍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

何長瑜為臨川王義慶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州所統曾城令



梁謝朓為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官

江淹為建平王景素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會南  
東海郡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  
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選部黜為  
建安吳興令

北齊崔龍子為司州司馬初龍子為司徒功曹嫁女  
與穆提婆以求此職提婆許之以其階品懸絕先轉  
為率更令至是成婚既畢即使用之尋有謠言榜于  
路側曰司州司馬崔老鷓取錢能疾判事遲御史馮  
仕幹見而劾之遂免其官